

神秘的上海

長篇社會小說

上海南方書店印行



長篇社
會小說
神秘的上海〔六〕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五一回 |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|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 |
| 第五二回 |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|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 |
| 第五三回 | 秋燕春鴻王孫寶志 |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|
| 第五四回 | 妓院有同命鴛鴦 | 官場惟醉心風月 |
| 第五五回 |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|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 |
| 第五六回 |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|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|
| 第五七回 |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|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|
| 第五八回 | 萬里星軺花明海外 | 一官風厲竹脆庭前 |
| 第五九回 |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| 留珠可返橫卓識堪師 |

六集
目次

六集 目次

第六〇回

賽馬圍場此地誰悲宿草

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

長篇社
會小說
神秘的上海〔六〕

南沙 張恂九著

第五十一回

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

却說徐家匯天主堂中之天文臺。既有賽基風機。可知風之遲速大小。又有風雨表。可知風雨時之度數。而正廳西北隅。有一玻璃櫃。內藏天文儀器。有窺星午鏡一具。用時必在夜間九時。用以校正時鐘。旁有時鐘二架。極為準確。約十晝夜僅差一秒鐘。一年僅差三十六七秒而已。台中卽以此鐘報午時記號於信旂台。台設於黃浦灘洋涇浜口。英法

第五十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

租界交界處。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以來。迄今已四十餘年。每日報時報風。設有專例。台之東南隅。有方廳一座。內設磁石測驗所。各國來問訊者。有四百餘處之多。此台之有價值可見。第四爲藏書樓。上海號爲文明之先導。乃無公共之藏書處。而徐家匯反設有此樓。樓在天台正廳之西。有上下二層。上層屬英文。西書多古本。爲不可多得者。人皆賞之。天文算學等。另貯一部。供神父等隨時研究應用。下層屬中文。分列經史子集。悉遵四庫書目編制。志書一門。最關重要。搜羅至千餘種之多。旁及佛經及古錢古碑之類。琳琅滿目。美不勝收。第五爲聖衣院。在土山灣慈雲橋之東。創於同治帝初年。專備教中守貞之女子。超世絕俗。修道至最高之地位。中西俱有。但祇寥寥二三十人。其宗旨專以

克己修身祈禱爲事。會規極嚴。雖與家人晤面亦不得久談。終其身不肉食。每年自陽歷九月望日起。至明年耶蘇復活瞻禮時止。名守齋期。惡衣粗食。寡慾清心。日間或工作。或祈禱。無時休息。卽中夜亦須起身祈禱。雖無直接傳教之行爲。而以禱祝之誠心。求諸天主。賜福國家社會。其立身之堅苦。旨趣之高潔。功業之悠遠。教中人均歎爲望塵莫及。致十分之敬禮。第六爲徐匯公學。及其附屬小學。創於道光帝之季年。分中學高小附屬三組。學生達四百餘人。教職員三十餘人。校長爲翟神父。法人操華語之流利。幾駕華人而上之。事無大小。躬自處理。學生盡寄宿。不收通學。教室臥室膳廳等百數十間。近更添建四層高大之洋房。操場廣逾二十畝。功課之高深。管理之嚴肅。吾國學校莫與之儔。

畢業後或升震旦。或遣出洋。決不致造成高等游民。附屬類思初等小學。生徒二百以外。大好青年。吾人自不教育。而使外國教會操教育之權。其裨益青年。固非淺鮮。其如國體何。此不獨士大夫之羞也。第七爲聖母院。凡遨遊徐家匯之人。莫不知有聖母院。其院爲天主教大事業之一。占地百畝。二橋橫空。兩水潏潏。女牆之內。崇樓傑閣。不知西東。創於咸豐帝初年。始在徐家匯東南里許。地呼王家堂。同治帝七年。遷至今址。內分女修院。崇德啓明兩女校。聾啞學校。幼稚院。育嬰堂。刺繡所。花邊間。裁縫作。浣衣廠等種種。部勒精詳。秩序畫一。可容千數百人之衆。實教育工藝暨慈善事業之偉觀。近來教育家競談職業教育。其實不必取法乎遠者大者。卽聖母院已足模範一切。文明空氣。日甚一日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三年。歐洲突發戰事。各國聯合與德國爲仇。外洋進口貨。日少一日。以五金爲尤。上海各項船艦。暨製造廠。翻砂作等。需鋼鐵銅鉛極大。一時來源斷絕。無貨可用。陳浪雪原置行走內河航線之輪船多艘。乘此時機。或將船身拆賣。或以原船出售。立時獲利百餘萬。并向日所積。計近二百萬光景。乃於黃浦沿灘。開設造船廠。專造內河往來小輪船。局面宏大。其事業方興未艾。由此言之。此項風水。何以不佑葉氏。而竟大啓陳氏。俗語云。陰地好。不如心地好。又云。人定可以勝天。陳浪雪多財善賈。適逢其會。實則非風水之關係。現在鄉野。墳墓纍纍。如貫珠。幾無一頃乾淨之田。苟平心細思。豈有隨處多佳風水之理。希望智識階級中。竭力提倡火葬之法。其次設立公墓。人人可在此埋骨。則迷信風水之

習慣不攻自破。抑社會輕視生命。而視死亡者重於泰山。此等積習。糜費無限。亦應革除。雖賴有此積習而起家者。未嘗無人。苟社會真正進化。定能改變此狀。蘇州胥門外。有乞兒。姓姚名咸林。原爲浙省紹興人。生母早死。其父無力再娶。困守故鄉。生計斷絕。遂掣咸林謀食於蘇。年甫六七齡。詎知其父拙甚。仍貧乏不足自給。卽憂鬱而亡。咸林幼稚無知。幸鄰右慈善家。代爲醮資。以斂其父。咸林幼離鄉井。凡親戚族黨。之有無存沒。概屬茫然。智識未具。孑然一身。飄流街巷之間。無衣無褐。祇好效伍子胥吹簫吳市之故事。但簫不能吹。惟有叫喊。以代簫聲。蘇州有古剎報恩寺。牆垣頽敗。金碧剝落。爲一羣乞丐之集合地。日夜食宿於斯。姚咸林窮無所歸。不得不與之爲伍。每日沿門托鉢。惟有所得。則

不與羣丐一處果腹。獨往附近小飯館耐食。日復一日。飯館主恆共談話。時姚咸林年屆成丁。性情馴謹。較他人能耐勞苦。飯館主頗重視之。嗣以蘇垣市面清淡。凡酒館飯館。均獲利極菲。羨慕上海之繁華。謀遷地營業。姚咸林懇主人挈帶。同來上海。主人固忠厚長者。欣然允諾。既抵滬。賃屋設肆。英租界之六馬路。卽雇用咸林執燒火挑水之役。按月給以薪工大錢一千文。後生意漸漸興旺。月有贏餘。主人加給數百文。咸林以行乞度日之人。能食宿有方。不憂凍餒。於心已足。薪工所得。悉數存儲。食客照滬例。須加一成。一之小帳。又名堂彩。肆中生涯。旣盛。堂彩亦豐。咸林亦得派給若干成。可以多於薪工四五倍。勤勞終歲。得以儲積五十餘金。咸林從未囊中有錢。今若是。私衷慶幸。此滿清光緒帝

初元事。桂苒數年。上海飯館業。有蘇申兩幫之別。而兩幫合建公所於城內穿心街。咸林之主人。被推爲蘇幫領袖。蓋斯時已分設支店於美法租界。暨南市華界。駸駸有公所主席資格。該主人以咸林誠實可靠。使管理建築公所事宜。雖然姚咸林目不識丁。而同業所釀公費。亦託其典守。寒風烈日中。奔馳跋涉。毫無倦容。同業皆器重之。落成後。卽公推咸林爲司事。總管公所事務。咸林年近三旬。猶未成家。目下漸有人格。一班同業中人。皆勸咸林娶妻。創立家庭。飯館主人亦以是舉。勉咸林趕辦。豈知咸林一概謝却。自傷身世飄零。父母早亡。若不逢主人提帶。迄今猶在卑田院中。末由自拔。立志終身不娶。則得錢可行善事。想到與本身境遇相同者。不知凡幾。吾幸而衣食有資。彼窮蹙無告之子。

啼飢號寒。其苦爲吾所親歷。推己及人。安敢有貪戀女色之心。雖古人言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但由吾選擇一人。撫爲義子。未必不若親生。只要姚氏祖先。有承繼香火之人。不娶亦何害之有。故對於勸婚者。謝其美意。而不告所以。飯館公所定章。凡業中有貧無立錫。病歿不克爲殮。得支公款。以濟其衣衾棺木。一切夫役之費。并由公所支給。咸林既經理此項。原兼充殮工頭目。務使款不虛糜。事從實際。咸林本見義勇爲。施不求報。及充此役。喪家多交口稱頌。既而其名漸播。卽非公所之雇殮工者。亦惟姚咸林是問。供役日繁。一日手下人夫。亦日多一日。因上海扛抬棺柩之夫。同屬於殮工。咸林見貧戶之喪。從未計較工食之多寡。或遇赤貧者。或竟代任墊費。未嘗宣之於口。倘富豪之家。盛設殯儀。

鋪張揚厲。抬柩或用三十二人。或用六十四人。則多方要素。不許通融。稍拂其意。輒掉頭不顧而去。人以其作事公正。每樂就之。咸林之言曰。疾病死亡。人事所不可逃。然既死矣。魂魄消散。軀壳空存。無智愚賢否。都如幻夢。何必耗有用之金錢。作窮極華麗之裝飾。上海出殯之競爭。目爲應有之點綴。若用諸慈善。爲死者造福。豈非盡善盡美。彼既浪擲錢文。吾不必與之客氣。云。平日惡衣菲食。終身不御絲綢。不鑿佳肴。雖有杯酒之嗜好。不過以春韭秋菘爲下酒。人有緩急就商。將伯呼助。莫不立應。或異鄉落魄。欲歸不得者。苟與之有一面緣。亦恆助以資斧。從未責人償還。上海租界。各省人士。視爲世外桃源。往往富紳巨室。來作寓公。下世後。忽焉中落。不得已出其祖若父珍藏之古玩書畫。求沽諸

市一時不卽脫手。而有燃眉之急。勢不能不貶其值。購主且乘其危而抑勒多端。吹毛求疵。姚咸林不知則已。知則必予以相當之價銀。或有心以質鼎給之。夷然無色。人有譏其受愚者。但微笑而不答。其任俠尙義爲何如。病歿之日。家內所蓄古董。值數萬金。遺產亦六七萬金。年逾七旬。終其世。持獨身主義。出殯之日。所有儀仗僧道。一概廢除。惟執紼以送之。男女盈千人。細察之。小販苦力。居其多數。途中註足而觀者。皆嘖嘖稱羨。並聞深致惋惜之詞。若姚咸林者。殊足爲世人之模範。彼擁多金而吝嗇非常者。語以姚咸林。能不愧死。上海可謂人海之區。乞兒隊中。現出姚咸林。樂善好施。富貴不淫之畸人。而奇材異能。光明磊落。苦力內亦未嘗無之。佳話流傳。事非烏有。今日者。萬紫千紅。花深似海。

試問其慧眼者何人。卽斯徵逐之場。已興今人不及古人之感。遑論其他。昔者有北市鉅商羅桂卿。蘇之洞庭山人。家有一妻二妾。左擁右抱。豔福不淺。而猶日事秦樓楚館之嬉遊。清和坊洪媛媛。與桂卿相交頗深。故桂卿時蒞其妝閣。一日桂卿雇用包車夫一名。崇明人。喚袁書勳。生得長身玉立。器宇軒昂。出言亦文雅。若穿起袍褂。望而知爲上等商人。決不類拉車之夫。羅見而異之。詢其家世。父爲老農。兄弟四人。姊妹三人。袁書勳行居第一。髻齡曾從村學究讀書。天姿頗佳。習字亦秀挺。嗣其父急欲書勳習業以餬口。遂爲南貨店學徒。迨三年學業期滿。與以薪工每月大錢四千元。其父因連歲荒歉。家中食指繁多。不敷開銷。無可奈何。命書勳改業。崇明孤懸海中。生計難以發展。只好赴上海謀

之。而一時安得相當之位置。自量拉車尙有力量。遂降格爲車夫。羅桂卿聆其語。卽另眼看待。日常公務辦完。時當傍晚。循例至洪媛媛家。袁書勳御車偕來。桂卿旣入門。書勳守候門外。洪媛媛之鄰居。姓臧名雲谷。本讀書種子。落拓不羈。並擅書畫。且有善相之術。精研麻衣相法。與洪媛媛時相談話。稔悉洪媛媛有擇人而事之意。嘗託臧雲谷留心物色。忽觀袁書勳在此。臧雲谷極爲詫異。自忖苦力社會。那得有此容貌。急赴洪處問伊何人。伊何人。洪媛媛以羅桂卿之車夫告。雲谷大爲賞識。爰告洪媛媛曰。卿苟不欲終老花叢者。擇人而事。此其選矣。該車夫年富力強。蛟龍非池中物。不久將升九天。幸速圖之。洪媛媛疑信參半。旣而思臧雲谷之相術。有神出鬼沒之機。其言定非無因。心中大動。卽

囑雲谷爲撮合之人。翌日設筵招袁書勳上樓。書勳出諸意外。逡巡却步。欲行又止。臧雲谷走來。向袁書勳拍肩笑曰。君得志在邇。計日可待。吾等試一晤洪校書。遂挽袁書勳拾級而登。媛媛在房門外歡迎。見書勳竟然一表人材。奈何肯執拉車賤役。入坐甫定。侍兒端茶獻上。兩方寒暄幾句。洪媛媛卽速客人座。嘉肴旨酒。紛然雜陳。洪媛媛謂袁書勳曰。君生有異稟。前程遠大。後福無窮。臧先生之神相。妾素所篤信。如承不棄。路柳牆花。許訂白頭之約。則他日決不使君有內顧之憂。且可藉以發展事業。君其有意乎。袁書勳摸不著頭腦。莫名其妙。囁嚅不能置答。臧雲谷代洪媛媛引申意思。願嫁書勳。請勿疑惑。袁書勳始云。吾身爲僕役。豈可配偶名姝。縱承特垂青眼。奈家無長物。兩肩承一口。萬不

克量珠以聘。金屋以藏。敬謝不敏。洪媛媛再三請求。立志堅決。藏雲谷亦以蹇修自任。竭力撮合。慫恿書勳一諾。書勳乃云。辱承美意。吾當遵從。但家有老父。邁母。婚姻大事。自應作函稟告。洪媛媛藏雲谷兩人。均言此係正當辦法。惟函中須寫明不費分文。故絕無爲難之事。書勳以爲俟雙親寄到回函。始可定議。彼此允洽。洪媛媛取出鈔票一束。計一百元。贈與袁書勳。囑其本日向羅桂卿告辭解雇。以此鈔購冠履衣服。全身更換。務使煥然一新。此種消息傳布。北里中鶯鶯燕燕。莫不詫爲奇特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富貴功名夢一場。世間萬事本天良。
距離十步生芳草。拜金欺貧細攷量。

第五十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

第五十三回

秋燕春鴻王孫賚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

却說洪媛媛立志許嫁袁書勳。係迷信臧雲谷之相術。袁書勳獲此奇遇。當然心花怒放。欣喜雀躍。不可名狀。消息發表之後。北里姊妹行。莫不資爲談助。向與洪妓深交之幾輩。既妬且羨。涎垂三尺。而莫可如何。稔知洪妓閱人已多。手腕敏妙。面目漂亮。早經名噪一時。其手中私蓄。不下四五萬金。珍珠鑽石。亦足值三萬金。袁書勳一苦力。忽然人財兩得。此種幸福。洵從天半飛來。袁書勳報告家庭以後。卽與洪媛媛同居。服裝華麗而雅致。舉止活潑而端莊。洪媛媛愛情頓加。一對璧人。遂成眷屬。洪媛媛從此杜門謝客。化作良家主婦。袁書勳所謂福至心靈。卽

以洪媛媛之資財。遵例納捐爲縣丞。籤分江西省候補。聽鼓才及兩個月。卽加捐知縣過班。時江西巡撫。爲旂籍德某。頗信任。九江關道誠勛。誠亦旂人。與德撫台有親戚之誼。二年前。誠勛因公赴上海。洽游花界。因華洋同知陳寶渠介紹。識洪妓媛媛於兆貴里。纏頭之費。慨擲不少。嗣以急遽回潯。猶未盡興。袁書勳既過知縣班。攜同洪媛媛。賃居九江百花洲。媛媛探知誠道台爲撫部院極紅之客。權力甚大。心中大悅。乃輾轉夤緣。得拜見道台大人之三姨太太。此三姨太太。係北京妓院侍兒出身。雖京滬風俗不同。而門戶中營業之套頭。不甚相差。二人談話投機。洪媛媛卽以丈夫謀幹政界生活。求轉致道台大人栽培。並聲言候補知縣袁書勳。卽前在上海洪素香（媛媛原名）丈夫。道台大人當

能記憶。遂懇切拜託。且賸以湖縐衣料數襲。舶來品四件。爲白金手表一隻。赤金自來水筆一枝。三星白蘭地一打。上等雪茄一匣。（此種雪茄。只上海南京路全享悅生有之。每枝長六寸。）衣料均合袍褂用。三姨太太謙遜再四。始收入。殷勤訂後會而別。果然誠道台一經三姨太太進言。且知洪媛媛業已從良。立即傳見袁書勳。面詢數語。卽札委爲九江關華稽查員。一面向德撫台保舉袁書勳。攷語爲年富力強。辦事幹練。德撫台惟誠道之言是聽。先委辦釐差六個月。比較獨能徵收溢額。德撫傳見嘉獎。繼而轅門牌示。袁書勳署理廣信縣知縣。時廣信出一件逆倫鉅案。遷延四年之久。不克定案。袁書勳接任甫經五十天。卽將斯案審結。詳報到省。臬司游智開大爲贊美。呈請撫台。保薦卓異。未

幾補實玉山縣缺。在任捐升知府。玉山縣三年任滿。過班知府。德撫專摺特保。稱其勤於政治。能幹有爲。旋實任南昌首府知府。自此袁書勳一帆順風。扶搖直上。調任九江知府。代理關道。屢次榮膺卓異。自候補縣丞到省。將屆十年。由知府而道台而臬司。由湖南臬司擢貴州藩司。其時宦囊已甚充裕。因談相而獲奇遇。仍因相士之說。急流勇退。臧雲谷已不知何往。袁書勳在湖南時。逢一位衡州高僧。囑其官階達從二品。須從宦海抽身。庶幾可以永保富貴。洪媛媛原有蓄積八萬金。一行作吏。袁書勳又累積十餘萬金。崇明是桑梓之鄉。卽歸故里。求田問舍。怡怡然享清閒之福。洪媛媛之放下屠刀。袁書勳之遭逢意外。可見萬事皆由前定。殊非偶然。不然。花界中出身名貴。情深似海。而終不得其

死者大有人在。情天莫補。恨海難填。亦大可傷心矣。當滿清光緒帝初年。合肥李鴻章爵相。因公到上海。駐節洋務局多時。其二公子在籍。以省視其父。亦來上海。公子素日安分讀書。不干外事。蘇松太道兼洋務局總辦馮竹儒。竭力逢迎。導公子以冶遊。公子始日漸放浪。尋芳選勝。枇杷門巷。常繫遊驄。遂識妓倩桃。兩情繾綣。誓海盟山。公子定議。納倩桃爲筵室。量珠之聘。不日實行。乃爵相遷官北洋。啓節有日。晴天霹靂。忽將好夢驚回。公子斯時愛倩桃之熱烈。達於沸點。聞事將挫折。就商於馮竹儒。馮爲之謀緊急處分。立刻迎歸倩桃。詎料好事多磨。爲乃父所知。大發雷霆。向子嚴詞詰責。於是美滿風光。頓是冰消瓦解。然藕雖斷而絲未斷也。李二公子臨行。遣其心腹僕人一名。留守滬濱。私告倩

桃曰。苟稍緩時日。有隙可乘。必踐前約。徐徐圖之。定能成事。卿一身之所需。余完全負擔。自當按月照付。必不使有缺乏之慮。倩桃見有紀綱。留此。亦姑安心耐守。惟從此伯勞飛燕。各自東西。地角天涯。徒縈夢想。倩桃則挑燈讀書。閉戶焚香。盼冀北之佳音。探江南之春訊。距公子離滬後五六個月。倩桃則產一女。面目酷肖。不啻李公子之照相。命名曰愛。倩桃示不忘公子也。如是者有五年之久。公子之僕。爲倩桃司銀錢出入。從無弊混。倩桃一家之生活。悉賴是僕。而公子之款項匯來。亦必經僕手。孰知人情鬼蜮。該僕忽然變心。公子適匯鉅款至。而僕卽席捲遁去。杳不知其蹤跡。倩桃大駭。接濟自此斷絕。遂致日窘一日。困乏不可言狀。倩桃無計可施。乃束裝挈愛女。附海輪北上。重洋跋涉。得抵津。

門。下榻旅邸中。先遣人暗遞消息於公子。時公子適抱采薪之憂。聞訊之餘。力疾出外。與倩桃相見於旅邸。闊別數載。離悰互訴。非短時間所能罄。未免有情。誰能遣此。公子卽留宿於逆旅者一宵。翌日。公子回轅。覺本沾微恙。至此疾倏加劇。爵相府中有滿城風雨之概。近侍之人。洩其原因於爵相。公子亦病榻嚙語。謂必迎倩桃入宅。爵相不勝其舐犢之情。示意左右。卽取倩桃來。詎知花好月圓。纔堪望到。而天荒地老。莫佔良緣。逮倩桃至公子之前。公子舌已木彊。不能言語。僅睜目視倩桃良久。微點其首。倩桃心如刀割。泣不成聲。夜半時。公子喉間格格作响。俄而氣息不屬。遽赴黃泉。倩桃以偏房之名分已定。自願在節轅持服。乃公子之大婦曾氏。指倩桃爲禍水。立下驅逐之令。且不承認愛爲。

公子親生之女。一起逐之。爵相故作癡聾。無可如何。惟有憑曾氏媳婦之所爲。倩桃自嗟命薄。舉目無親。不得不挾愛女南歸。盛宣懷時任天津關道。公子眷戀倩桃之一段情史。亦頗明瞭。潛遣人與以川資白金。倩桃歸至上海。生計全無。不得不作下車馮婦。重操舊業。方倩桃爲公子所賞識。已逾花信年華。目前重墮風塵。計在三旬以外。秋娘漸老。丰韵遠遜從前。則門前冷落。車馬漸稀。固意中事。有老伶工韜園者。憐其身世之坎坷。多方調護。竭力維持。得以勉強敷衍衣食者五年。其時愛女已屆十有一齡。能作書。格仿簪花。筆姿娟秀。善圍棋。運思落子。壓倒老手。歌崑劇。字眼清澈。按譜不失累黍。彈四弦。吹短笛。伶界專家。恆自歎弗如。蓋皆韜園所傳授。因其時上海花叢習尙。須有一技之專長。兼

饒色相。始能聲名鵲起。博得達官貴人之欣貴。儒林學士之揄揚。非若後來一味胡調。不講技藝。在席上能猜幾拳。能飲幾杯。口舌玲瓏。飛揚跋扈。便群目爲名妓。愛旣嫺老。各項技藝。又天賦以麗質。倩桃榜名曰珊瑚。卽飾之以應客。嬌愁活潑。如小鳥之依人。其最令人魂消骨醉。尤在一剪秋波。臨去之雙瞳一轉。真可感陽城而迷下蔡。立時聲價飛騰。同儕莫與抗衡。洋場竹枝詞云。關督道台何足羨。風頭怎及李珊瑚。其名噪一時可知。第珊瑚雖媚態天生。情根夙具。然不肯輕易假人詞色。每有大腹賈顧其家。不吝纏頭之資。而珊瑚輒微哂曰。若人自頂至踵。無一根雅骨。亦思向阿儂親近。眞所謂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也。其自視高貴有如此。流光如水。倏忽間。珊瑚已二八芳齡。有南潯富商劉

氏子者名穉園。年紀較珊瑚長二歲。肌膚白淨。情性溫和。原在家庭延師課讀。第一度遊玩上海。係赴其戚家喜筵。不知何謂嫖妓。從未經棗花簾底。楊柳樓頭。三四個年相若之戚友。挾之走平康。各就所看之處。報效和酒。邂逅李珊瑚於席次。一見神傾。兩心相印。劉樺園以初入花叢。天真爛漫。雖愛慕珊瑚之意。如雲而起。不知從何問津。其表兄龐鳳如。邱少鶴二人。少年喜事。素悉李珊瑚尙未有情侶。今見其屬意於穉園。不禁興高彩烈。一若自身之受李珊瑚寵愛者。翌日。二人與劉樺園赴珊瑚家。開筵宴客。飛箋召花。一面暗中磋商。諸倩桃。使珊瑚與穉園同圓好夢。倩桃謂須小妮子。自主。儂不能相強。經倩桃與其女兒。暗通消息。由龐鳳如。邱少鶴。許以番佛一千四百尊。爲珊瑚添妝之費。倩桃

母女笑而諾之。南潯鎮夙稱財賦之區。人烟稠密。商賈喧闐。浙江省絲繭業。薈萃於斯。俗語云。四象八駱駝。七十二頭壯豬羅。若龐若劉若邱。合之以張。卽稱爲四象。若要現貨。則數十萬兩。可以頃刻立致。因其所設銀錢莊。號頗多。調度容易。當時劉樾園在李珊瑚妝閣。歡呼暢飲。翠繞珠圍。迨將進十二時。酒闌人散。龐邱二人對樾園曰。老弟請在此地少待。愚兄還有一處應酬。暫時告別。孰知倩桃母女。送客留髡。珊瑚晚妝卸罷。卽與樾園煮茗清談。房內侍兒。一律遣去。彼此柔情脉脉。密意綿綿。少焉芙蓉帳裏。春色雙酣。劉樾園李珊瑚定情此夕。其時一千四百番之代價。知者咸詫爲奇事。何則。生活程度。萬不及近世之高。尋常妓院之梳櫛。不過數百金。從無達一竿者。劉樾園雖面如傅粉。唇若塗

朱然腹笥空空。筆花渺渺。以言文學。實一無所蓄積。致數次爲珊瑚所困。樾園亦生成情種。遂幡然一變。曰。卿旣擅長書史。余自願奉卿爲教師。而執贄以列門牆。何如。珊瑚笑而頷之。從此樾園日伺妝台。執經問字。珊瑚南面而坐。儼然如嚴師。韜園嘗作書致珊瑚。調之曰。汝非校書直是教書。士林傳爲韻事。詎料天半罡風驟至。劉樾園忽以被人暗殺聞。上海本籍人嚴白雲者。亦富家兒。資財數十萬。日徵逐於花街柳巷。紈袴中之無賴者。涎李珊瑚已久。而不得邀美人之一盼。洎知劉樾園之所爲。嫉妬露於聲色。乃出鉅資。購手鎗一枝。藏諸身上。日思洩忿於劉樾園。竟然狹路相逢。於太和酒館中遇之。嚴雲白隔座舉手鎗指樾園曰。汝知此物何名。汝再與李珊瑚相好。日步其院中者。將以此物制

汝之性命。樺園勃然變色曰。汝敢殺余乎。嚴雲白遂開鎗轟擊。中劉樺園要害。立時倒地。（按此爲上海破天荒之手鎗案。）嚴雲白雖殺劉樺園。尙不善開鎗。致自己之手指亦受傷。上海社會。從未聞手鎗聲。侍役等猶以爲桌椅傾倒聲也。幸有外國巡捕。過酒館之門。聞聲知有事。變亟上樓視之。則血流遍地。樺園已垂斃。嚴白雲見已肇大禍。方欲逃遁。爲巡捕所執。卽送四馬路總巡捕房管押。當時租界內人命重案。不歸會審公廨辦理。尙須由中國官廳治罪。檢驗屍體。亦爲知縣職權。故嚴雲白引渡至上海縣衙門。上海縣知縣裴大中。性成貪墨。嚴雲白之家屬。輦鉅金託人運動。內外營救。知縣受賄賂後。僅以誤殺罪定讞。判決爲監禁三年。嚴姓四面謀幹。約共費十餘萬金。李珊珊自得樺園凶

信。哭暈於地。經其母及侍婢等千呼萬喚。始徐徐蘇醒。然已成癡狂之疾。逢人便曰。爲劉郎伸冤。……花容月貌。顧盼多姿之玉人。只二三日之光景。兩頰瘦削。面無人色。倩桃急延名醫治療。醫生云是痰迷心竅。投以下瀉之劑。得以稍安。及探聞兇手嚴雲白。仗金錢之力。不判低罪。僅處徒刑三年。則號泣終日。夜以繼之。有時大聲以詈天地。謂爲天地曠曠。使兇徒倖逃法網。越旬有餘日。珊珊於宵深夜靜。乘人不備。竟然以三尺白綾。自經於床頭。以死。倩桃急急解救。已覺返魂之無術。倩桃一味哀泣。亦如醉如癡。旁觀者莫不爲之心摧腸斷。再說劉樾園家內。其父早故。其母守節撫孤。飲冰茹苦。幸而穉園年近弱冠。可望成立。一旦冤遭鎗殺。噩耗傳至南潯。其母邱氏痛不欲生。既無弟兄。終

鮮姊妹。無一至親骨肉。代爲鳴冤昭雪。因其遺產至厚。近支族人。反來覬覦家業。紛紛搆繼。邱氏痛苦不堪。安有此等心思。惟知哭奠招魂。一面令司賬人趕赴上海。盤桓回鄉。龐邱二人。祇知在滬料理樞園身後事宜。明知嚴雲白殺不可赦。均以上有家長。不敢出難與訟。且財政權柄。未曾親操。亦無可奈何。劉氏族中人。見一時邱氏無立嗣之意。急不能忍耐。卽向湖州府歸安縣提起訴訟。滿清以來。地方官暨衙門內書吏差役。遇大戶人家。訟爭財產。視爲獨一無二之好買賣。惟以苞苴之多寡。定官司之勝負。歸安縣衙門。豈能獨異。閱者以爲可憐。不可憐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秋鴻春燕總參差。
萬古傷心此別離。

第五十三回 秋燕春鴻王孫賚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
事○事○曇○花○空○色○相 情○天○恨○海○枉○生○悲

第五十四回

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

却說李珊珊因劉樺園被嚴雲白鎗殺。劉氏族人以爭產爲目的。無人爲之雪冤。以致自縊而亡。青樓中之若李珊珊多情願以身殉其意中人者。實未之前聞。小說家往往以神怪之談。聳人聽聞。作者亦不免談此。然而非比憑空臆造。確屬信而有徵。嚴雲白徒刑三年。轉瞬滿期。出獄之日。預由家族交來一套新製之衣服。穿在身上。喚薙髮匠整容。一過。然後飛步歸家。詎知剛入家門。忽見劉樺園滿身鮮血。在其面前。雙手攔截去路。李珊珊項內扣一條極長之白手帕。隨劉樺園之後。亦托開雙手。怒目向嚴雲白。雲白大呼救命。身子倒於地上。其家人均奔到

門口忙將雲白扶起。但見滿口白沫。不省人事。乃扛抬至客堂內。太師
椅上。今日來探望出獄之嚴方戚友。共有四人。均幫同叫喚。趕以薑湯
將雲白灌醒。問其何故如此。雲白氣喘言曰。今日劉某來家索命。且有
李珊瑚在旁相助。我之性命難保。言畢即昏昏睡去。迨黃昏時候。口內
冒出鮮血。狂喊一聲。登時暴死。嚴雲白既死之後。屍身上下。色如靛青。
手足蜷曲。耳目口鼻。都有血水流。出狀態極慘。俗語所云活捉。竟有人
目覩。並非迷信之說。然李珊瑚千古不朽矣。至男子之殉情於妓女者。
亦嘗聞之。當時百花里有藝妓筱文仙。貌尙楚楚動人。擅唱戲。工青衫。
時充客串。每一登台。壓倒儕輩。爲人所激賞。四馬路書場盛行之際。何
止十餘處。後以花事變遷。多數輟業。而天樂窩小廣寒兩家。如晨星碩

果之僅存。猶爲諸妓鬻技之所。筱文仙芳齡十有七歲。每日往該兩所會唱。每一登臺。點戲者每日至少必有四五齣。同輩皆視爲榮幸。旣營香巢於百花里。其姊金桂仙。昔日在應桂馨所開之丹鳳茶園。串演黑頭。因患劇烈之梅毒。致鼻孔腐爛而穿破。不能復於紅氍毹上。獻技而求生。乃爲其妹之跟局。姊妹同心。浮沉於香天色海之中。將及十年。後移豔幟於三馬路西段。歌舞生涯。雖不十分出色。而尙可支持門戶。有浦左世家子弟。姓沈名雲來。其父擁資甚鉅。雲來係獨子。早經完婚。娶妻鍾氏。美麗無倫。雲來偶遊滬上。二三戚友。攜之至北里尋芳。識筱文仙於邂逅之間。大抵男女愛情之發生。非有孽緣不可。正式之夫妻。稱良緣。此外慨屬孽緣。當時沈雲來一見筱文仙。情好無比。目爲無上。

之美人。日致其妝樓。報效和酒。筱文仙不喜修飾。鬢毛之長。幾及四五寸。所御衣服。又殊樸素。從無華麗之時裝。沈雲來美其爲天生膩媚。不假裝飾。而風致嫣然。市月之間。所擲纏頭之費。不下千金。筱文仙閱人已多。從未見如沈雲來之愛情濃郁。懷惜周至。乃亦以身相許。不再操神女生涯。太史公所謂以衆人待我。報以衆人。以國士待我。報以國士。雙方條約。談既妥洽。筱文仙卽擬摒擋一切。將懸榜撤除。孰知沈雲來家庭大生阻力。其父母暨其妻。均竭力反對。事難實行。雲來大憤。乃私購銷鑷水少許。吸之以圖自盡。當時未死。逾三四日後。毒始發作。呻吟床席。面色如死灰。其父母大驚失色。許其娶筱文仙歸家。窮究病源。雲來始以實告。一面急延西醫救治。一面遣人措辦筱文仙之事。立兌身

價千金。談判立成。迨西醫來診。謂毒氣已潰內臟。勢難挽回。姑以強心針施治。亦不見效。祇能延三小時生活。及筱文仙倉皇渡歇浦而東。入沈雲來宅邸。正雲來氣絕之候。惟兩目張而不瞑。喉間似尙有微息。不絕如縷。殆筱文仙至床前立定。雲來始目瞑而長逝。其妻鍾氏。擗踊哀號。謂殺我丈夫者筱文仙。用力將頭向之猛撞。聲言誓必鳴之於官府。幸沈雲來之父。尙明事理。知此等事與人無尤。溫語慰藉其媳婦。而暗遣筱文仙去休。男子狎妓殉情者。推沈雲來爲第一人。足與李珊瑚並垂不朽。可見情之所鍾。不在妍媸老少也。彼獸慾衝動。一時圖洩其火者。純屬於慾。不知去情字數千百里。無知無識之下流社會。不足爲怪。特身爲監司大員。不免亦貽此笑柄。吾國人之無程度。可歎孰甚。滿清

末葉法紀蕩然。各省督撫大臣。往往擅離職守。潛赴上海冶游。宣統帝三年夏間。浙江甯紹台道台桑芬。以捐資入官。年紀未及四旬。薰香傅粉。顧影翩翩。家道素豐。號稱百萬。輦鉅金入京運動。以候選道之頭銜。居然辦到衝繁實缺道台。甯波距離上海。祇海程四五百里。輪船往來。絡繹如織。計途中十小時即可達到。桑芬並未向省中請假。私自出游。其原因桑之正室湯氏。年歲相若。而有隱疾。故已娶側室二人。一以婢女收房爲妾。一出資自北京購來。貌均不揚。有妻雖石田。性偏奇妬。往往干涉二妾房幃中事。原籍湖北。尙有族中寡嫂一人。豔麗如花。桑芬與之相暱。此次履新任時。其意欲將寡嫂帶入衙署。嗣以旁觀不雅。祇得作罷。迨接印就緒。滿清各道制度。本承轉機關。形同贅瘤。兼海關徵

收稅款者所入較豐。場面闊綽。桑芬既爲甯波海關監督。本來好色。而家有妻妾。概覺不能滿意。心愛者又不在目前。遂動微服尋芳之興。僅帶家丁一名。託名上省公幹。實則潛赴上海四馬路同春坊雛妓金屋。因金屋嬌爲王雪香之養女。王雪香從前自身懸牌時。桑芬自籍晉京。經過上海。曾與之有嚙臂盟。目下王雪香已三旬以外。自覺徐娘半老。顧客不多。爰將自幼養女名喊阿娥者。飾爲雛妓。取名金屋嬌。詎知王雪香弄姿搔首。風韻猶佳。且慧解人意。亦靈心四映之美人。桑芬夙所欣賞。此次重溫舊夢。似漆如膠。連宿三夜。惜金屋嬌尙在髫年。含苞未吐。故不克一箭射雙雕。桑芬懼被張場。終日蟄伏金屋嬌小房間中。未敢拋頭露面。臨行贈王雪香番佛五百尊。悄然而去。去後北里姊

姝行。互相傳述。爭羨王雪香之鴻運當頭。事爲各小報所知。若陽秋。若笑林。先後登載。其標題。一則爲灘上桑間。一則爲桑中大會。描寫裝點。極香豔淋漓之致。殊不知世道日非。後之偉人鉅子。其行爲千百倍於桑芬者。私德惡劣。幾非人類所應有。猶覺此善於彼也。繼桑芬而起。尙有尙其亨。光緒帝時。念國事之陵夷。非銳意整頓政治。不克自強。以與各國競爭。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舉。爲實行憲政之預備。尙其亨漢軍籍。進士出身。官內閣學士。兼禮部侍郎銜。爲五大臣之一。出京而後。儼然出洋欽差。京津道上。威風凜凜。旣抵津沽。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楊士驥。備辦供張。甚爲華美。五大臣中。惟尙其亨是色鬼。且嗜好杯中物。因其年事尙輕。風流自賞。楊士驥稔知底蘊。行轅設於租界中。

以便嫖妓。天津窰子。雖南朝金粉。所在多有。而合意者絕鮮。羣花和酒。只有華秋香一人。尙其亨目中。尙堪賞識。侑觴之後。尙其亨倩人潛爲引導。造華秋香院中。龜鶻知爲欽使。伏地跪接。華秋香當然欣悅。福星之高照。正在雙方繾綣。一往情深之候。尙其亨好像飢鷹餓虎。一意在真個魂銷。身畔撈出五十兩銀票一張。使個眼色。遞於華秋香。秋香一想。枉稱堂堂欽使。原來是登徒子一流人物。欲却而不受。恐攪欽使之怒。且難堪龜鶻之蹂躪。如老實不客氣。立時滅燭留髡。未免自待太輕。方猶疑不決。間突然房門外連珠聲喊。說尙大人公務。尙其亨猛然一驚。只見其親隨名喚和白。掀簾而入。先向主人打千請安。而後站立旁邊。稟稱四位大人。命小人覓請主公回轅。面談緊急公務。尙其亨聽罷。

第五十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

如一擔冷水。澆在頭上。說不出沒趣。微頷其首。斯時銀票已在華秋香手中。依尙其亨意思。須向索還。又覺太不像模樣。惟有暫時忍痛放棄。明日或可到此再說。華秋香亦機警非凡。反將票紙放入衣袋。立起身來。說今日天時未晏。欽差一俟公畢。仍求降臨妾處。妾雖坐待至天明。亦所不辭。尙其亨無精無采。回一聲難爲你了。一頭說。一頭出位。早經侍兒將馬褂披於身上。并爲代結鈕扣。尙其亨在前。和自在後。華秋香半跪送於房門口。原來五大臣甫至天津。尙未滿二十四小時。卽奉到軍機大臣傳。光緒帝諭旨一道。著迅速放洋。沿途無事。毋許逗留等語。貝子載振。爲考察憲政團領袖。卽通知各人。明日啓行。從海道南下。抵上海時。置辦應用物品等。諸事冗繁。有濡滯之必要。外洋公司輪船艙

位。雖以電飭上海余道聯沅。先經購定。是否准期啓棹。亦不可必。與其
遨遊於丁字沽前。不若徘徊於春申浦上。但尙其亨個人心理。極不高
興。深感振貝子太煞風景。然敢怒而不敢言。亦無可如何。且平空丟失
紋銀五十兩。更懊喪萬分。自嘆晦氣。及經滬上。余道台以靜安寺路洋
務局。爲出使大臣行轅。陳設之鮮明。雅俗共賞。飲饌之精潔。中外兼全。
時摩托卡上海僅有樣子。西人自置者僅三人。行轅中亦有一輛備用。
風馳電掣。五大臣顧而樂之。紳商軍政各界。邀讌五大臣。應接不暇。每
做瓊筵。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。環肥燕瘦。翠繞珠圍。凡北里名花。盡焉
羅致。著名老搗婦。大肚皮阿金。手內積蓄幾萬金。其養女恆十餘人。羣
玉坊彭瑞娥。卽爲其養女之一。生得肌膚秀潤。面貌豐腴。二九年華。豔

名素噪。所御衣服之人時。妓界中自不必言。而彭瑞娥尤配得嬌豔絕倫。別具一種風流體段。且技藝亦獨一無二。擅長秦腔。（即椰子調）引吭高歌之際。響遏行雲。激越處聲如裂白。尙其亨一見之餘。詫爲天人。較津門之華秋香。相去不啻天壤。澈賞無已。洋務局雇用之譯員歐則悌。廣東人。少年風流。由余道台派爲五大臣行轅譯電員。尙其亨亦略諳英語。故歐則悌較爲接近。尙其亨料此人必在花叢託足。對之極繩。彭瑞娥色藝臻於絕頂。果然歐則悌心領神會。洞悉尙大臣屬意此妓。乃假觀新劇爲名。由尙大臣飭其侍從至劇場。實則使爲鄉導。而至彭瑞娥家。尙其亨輕衣小帽。喬裝商人。因其與歐則悌俱爲小白臉出身。惟尙將近四旬年紀。而歐僅二十五六耳。旣入羣玉坊之口。迎面來

一熟人向充余道台文案沈駿文。現兼派充行轅華文祕書。彼此均心照。有如陌路。絕不啓口招呼。原來歐則悌未抵彭處。先飛遣馬夫助手。通報大肚皮阿金。歐亦阿金手下稔客。故無線無號之電話。頗亦靈通。二人未入瑞娥臥房。瑞娥率其房侍。先在樓下迎候。是夕瑞娥處。本有和酒局各一。乃向同院中借房間以應客。而讓出己房。以款尙大臣等二人。尙大臣復將瑞娥仔細品評。覺得美不勝收。一時慾情似火。色胆如天。想今日終不致演華秋香家故事。瑞娥獻出生平媚骨。細意慰貼。大肚皮阿金且親到指揮一切。歐則悌暗示阿金。尙大臣開筵宴客。或召友碰和。皆不便招搖。只有乾折之一法。阿金及瑞娥均爲首肯。尙其亨鑒於出夜度資不宜爽快。惟有臨行一擲。先以右手食指豎起。示歐

則悌。毆則悌。悟其意。卽復咨照。敷衍片刻。託名有要先行。彭瑞娥伺候。尙其亨。雲雨巫山。同作高唐之夢。尙其亨因華秋香之好事多磨。今宵良會。極力奉承瑞娥。定情之後。尙其亨以鈔票一包交付。愴然而行。於是連夜幽會。直至外洋輪船開行之前一日。始與彭瑞娥話別。臨別之際。復贈瑞娥赤金手鐲一對。重六兩。此事雖洋務局中人員。幾無一人不知。然皆以爲大局有關。相戒嚴守祕密。第俗語說。若要不知。除非不爲。妓院中人。無所忌諱。尙其亨宿娼之第二日。外間卽已喧傳。報界人士。以吾國籌備憲政。何等重大。特派大臣出洋攷察。又何等重大。五大臣之一舉一動。在在與國家體制攸關。萬不可自揚其醜。相約弗談。詎知西報以喧騰遐邇。目爲憲政大臣之風流。又目爲大臣公然縱慾。及

到歐州之後。聞此等玷辱國體之舉。不止尙其亨一人。貽笑海外。天潢貴胄。尙有此行動。下焉者。又何責之有。說者謂滿清亡國之氣象。早經表現。以致查憲政之大業。委於若輩無恥之官僚。根本已不能成立。明年尙其亨自外洋歸國。清政府簡任爲福建布政使。閩省旅滬同鄉。聞之而譁。紛紛拒絕其到任。卒爲輿論所戰勝。不克履新。人之品行不端。社會所深惡痛絕。平心論之。上海萬惡之區。亦有以造成其罪惡。環境之齷齪。可令人格漸入卑污地位。猶有至堪發矇之端。地點亦在上海。人物亦屬大員。可證記者言之不謬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茫茫恨海最難填。

指點蓬萊路幾千。

第五十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
神女生涯從古說 大官風月樂陶然

第五十五回

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

却說滿清官僚。挾妓侑酒。眠花宿柳。視爲常事。此中豔史頗多。然而成爲笑柄者。亦嘗聞之。宣統帝時。政府建議開闢軍港。派貝勒載濤。海軍統領薩鎮冰。聯袂出京。赴浙江寧波象山海口察勘。擬爲建築軍港地點。朝旨既下。濤貝子等二人。向宮門請訓。定期束裝南下。照例欽命大臣蒞省。疆吏應出境迎迓。時浙江省巡撫爲旂人增韞。字子固。滿洲人材。大都庸庸碌碌。絕鮮傑出之士。增韞尙不失爲中材。既得北京電訊。知濤貝子薩鎮冰乘海軍旂艦。自天津啓行。先到上海暫駐。於是增韞先期亦來滬恭迎。隨從之幕友家丁衛兵差官等。一行共四五十名。以

法租界洋涇浜長發棧爲行轅。昔者旂籍官吏無一不諳唱戲。增韞在京時亦頗能熟習。且素善皮簧。得其奧妙。其抵埠時上海官場未有所知。故第一日行裝甫卸。略事休歇。於晚膳之後。增韞便衣小帽。獨自步行至四馬路一帶閒眺。徐行至小廣寒天樂窩兩處女書場門前。但聞樓上鑼鼓喧闐。管絃繁響。欲思上樓一擴眼界。奈從未問津。趨前不前。但皮簧之聲頗有研究。故立於階邊側耳細聽。其是否合節操之者。本領孰優孰劣。彼時揚幫雉妓沿馬路各里口排列幾遍。其同伴傭婦苟見有人駐足而觀。則上前拉扯。若輩一見增韞寬袍大袖。所穿爲蜜蠟黃花緞箭衣。天青素緞馬褂。鼻架玳瑁闊邊眼鏡。微有髭鬚。足登厚底便靴。知爲鄉間富翁。或紳士一流人物。增韞正徘徊出神之際。忽然雉

妓一名。上前將其衣服牽牢。口中喃喃。不知作何語。增韞愕然。初以爲卽赴書場彈唱之人。奈何非任客之自願光顧。而出於硬拉。口中祇說（爲什麼……）及行過七八步。卽拉入街口。更有一羣粉白黛綠者。上來相鬪。旁邊復有一老嫗助力。將增恃強拖拽。增韞始知與樓上歌唱者。截然不同。然猶疑爲女子革命黨。專與滿洲人反對。因已爲滿籍。被若輩所知。將施以毒手。然不便卽向之討饒。頻呼不要臉的女子。萬目昭彰之地。胆敢亂拖男子。廉恥何在。禮法何在。真正淫蕩之極。可惡（……）（不堪……）任汝喊破喉嚨。誰來管帳。一雉妓。一老嫗。將增韞兩旁夾住。或推或挽。拉至一座石庫門口。後面粉白黛綠者。遠遠跟隨。拍手大笑。增韞此時無所措手足。聽其拉至石庫門內。還不敢放手。直到

好像一間中堂模樣之右隔壁。入門將增韞強納於一把椅子中。方始放手。增韞張目四顧。室中陳設與他處長三書寓彷彿。增韞悟曰。身入於花叢。又好笑。又生氣。一言不發。約坐五六分鐘光景。立起望外就走。此雉妓與老嫗攔於房門口。問汝鄉下人。識此地規矩否。增韞瞠目不知所答。但見彼等攤開四隻手。悟爲索錢。但身上適無錢。不覺面赤耳熱。發急起來。詢其要多少錢。彼等云。照規矩。打茶圍費一隻羊。將右手食指一颺。言次。雉妓竟欲動手。將其馬褂剝下。爲抵押品。增韞更覺難堪。不得已。令雉妓遣人隨其同至長發棧取錢。方突圍而出。一龜奴暫充長班。進棧內。增韞交代帳房。付銀元一番。帳房先生問爲何種款子。增韞但云。給他一塊錢就是了。不必囉嗦。一場笑話。方告閉幕。翌日增

韞與其幕友言之。幕友請報告巡捕房。可以指明懲辦。增韞笑曰。更使吾出醜矣。斷乎不可。上海操賣淫業者。多如恆河沙數。若長三。若么二。若花烟間。若鹹水妹。至雉妓（俗呼野鷄）亦其中一大部分。此外又有台基滄白私娼等。名目繁多。洋場數十里中。約計之。何止四三萬人。淫風如斯之盛。可哀可歎。中以台基之傷風敗俗。尤堪痛恨。質言之。爲介紹良家女子與人幽會之所。四十年前。創始者渾名白沙枇杷。不知何許人。先在美租界北四川路。賃屋一所。陳設華麗。外掛公館牌子。引誘宦家姨太太。與人野合。繼而接踵行之者。有無錫人薛姓女。名文華。渾名薛大塊頭。係前出使臣大薛福成之後裔。初入上海著名之務本女學校肄業。舉止輕浮。衣服華麗。雖係通學生。然被其誘惑。而漸入岐

途之同學甚多。經校長察知，斥退。遂師事白沙枇杷，得其祕訣。以曾掛名女學生之故，結識新黨中男女不少。人目爲交際之花。其手腕之敏妙，生性之淫蕩，遠過於乃師。可稱天生尤物。復自命爲精繪畫。工刺繡。於是人又驚爲才藝超羣。其實繪畫悉出於詩妓李蘋香所作。又蘇州人名畫家倪墨耕，亦曾充薛文華之面首。時爲之代筆。刺繡則倩美術專門家。當學校教員之余姓成之。薛文華軀體肥碩，作事精明幹練。白沙枇杷作俑害人，僅勾引家住租界富室之妾女，作不端事。至上海城內南市，良家閨秀，貴族名媛，猶未染此澆風。泊薛文華運其非常本領，設幽會之地點，多至十餘處。踪跡極爲祕密，佈置極爲華美。房間內用柚木製之外國傢具，客座則遍張名人字畫，間以磁銅玉石古玩品點

綴之。頗見雅致。不特專事漁色之狂且狡童趨之若鶩。卽風雅中人亦樂與之結識。其方法。美租界營香巢二處。一在中虹橋直東。將近塘山路。一在新垃圾橋北海甯路。英法租界。如三馬路之恩慶里。跑馬廳之某西菜館。寶昌路之和合坊。敏體尼蔭路之生吉里等。此外暗藏春色之處。所在多有。迨民國元二年。上海有拆城之舉。於是向住城內之婦女。出入利便。兩兩野鴛鴦。飛翔法租界者最多。營此生涯者。咸奉薛文華爲祖師。當薛文華局面開展之候。下至拆白黨翻戲黨。亦皆相識。其取財之法極精。且所取亦極多。然略無積蓄。以其費用鉅大。而津貼面首者。亦非常之多。至其淫媾之事。與尋常之人大異。自謂能與一千人交媾。吾雖死無憾。民國紀元。袁世凱任正式大總統。薛文華蚤緣曹汝

霖得貢獻繡花枕一對於大內。質料用舶來品之光華。葛鮮豔奪目。用五綵絲綫繡出吉祥龍鳳。驟觀之似工筆繪畫。袁世凱獲之大悅。給銀一千兩充犒賞。又倩名人撰文一篇。標題女界能謀生計可以自立。與繡花枕一并進呈。袁世凱欲任命薛文華爲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。時教育部總長久居上海。頗聞薛文華之類於人妖。力言不可而止。薛乃開照相館於英租界五馬路。牌號駐顏閣。其居心欲盡得滬上之男女美人。羅而致之。共參歡喜禪。以暢淫慾。故稍負時望之家。其閨闈內與薛文華多有關係。惟光緒宣統二帝時。學其術以設臺基。漁利者猶少。卽從拆城以後。此種臺基。滿坑滿谷。遂有大中小三級之分別。大者訂以終身。其價率以千金論。或以月計。則以百金爲單位。中級者價目

稍減。而以度數論者爲多。小者則專講夜度資。爲值止番佛五尊。迄民國五六年後。旅館發達。一日千里。衾枕帳褥齊備。房間之費。自數角至數元。更不必有定價。偶然野合者。視爲便利無比。若永久好合者。可以別營外室。不患無藏嬌之金屋。俗語呼借小房子。所費廉而可得清靜。自此恃臺基爲生活者。漸漸陵夷。但近年所盛行之鹹肉莊。卽臺基之變相。法租界竟如林立。昔日之臺基。猶爲祕密淫窟。今之鹹肉莊。堂而皇之。門前置其大無外之電燈。標以姓爲記號。可謂嫖界之別開生面矣。且說詩妓李蘋香。在上海北里。大名鼎鼎。不知原姓黃名靜儀。其先世籍隸安徽。太平天國時代。皖南徽州寧國太平三府所屬。蹂躪至深。百姓紛紛避難。黃氏亦逐隊出走。流轉至松江府城。卽家於此。靜儀之

第五十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

父名竹經。幼年習商。繼復讀書。攻苦十年。不得青衫一襲。憤極。重爲商業。旣生靜儀。在啞學語時。卽教以識字。及靜儀年漸長。親自督課。殊爲勤懇。以其生平所學。盡量授於愛女。嘗指其女謂戚友曰。此吾家不櫛進士也。他日或可光大我門庭。人每竊笑其愚。黃竹經一味誇贊。靜儀年十四歲。經其父許字松城西門外劉子仁。劉本書香子弟。美秀而文。黃竹經相攸得意。其時靜儀已能吟詩。雖根柢幼稚。尙無大疵。劉氏亦夙慕爲才女。兩方俱稱得意。不料紅顏命薄。黃竹經一病嗚呼。靜儀旣無叔伯。終鮮兄弟。所相依爲命者。祇有母氏方一人。方氏亦略通書史。勤於女工。賴十指以餬其口。而溺愛其女。不亞於竹經。靜儀斯時篝燈夜讀。所學尙有進步。比鄰潘姓子。名青園。年齡與靜儀相若。家境窘

乏。父作小負販。兩肩承一口。所謂室如懸磬者。惟潘青園眉清目秀。玉山朗朗。黃靜儀自幼與之嬉戲。甚爲親暱。妾弄青梅。郎騎竹馬。本來兩小無猜。及靜儀父死之後。情竇漸啓。仍與青園射覆藏鈎。其母嘗加以防閑。父服旣闋。靜儀已通人道。遂與青園苟合。我我卿卿。彼此愛情達於沸點。久之。靜儀雅不願身屬劉子仁。欲其母出頭。悔劉氏之婚約。方氏究竟女流。憚於多事。遲疑不果。靜儀心大不慚。常常與母勃溪。惡聲達於戶外。方氏姑息養奸。昧於大體。未幾劉子仁父母。微聞靜儀行爲不軌。央月老急來訂婚期。方氏不知所措。屢詢諸靜儀。靜儀見母之懦弱無能。知事不可早蓄異心。慨然許嬪劉氏。因當時婚姻斷無自由之理。惟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是從。未聞延聘律師。登報聲明。而即可脫離。

婚姻關係者。方氏見愛女忽變態度。自願入劉氏之門。爲之一慰。百兩盈門之日。兩方按部就班。應有盡有。但劉子仁洞房合巹之名。不勝懊惱。夙知家醜不可外揚。祇得將計就計。免被親朋非笑。惟與靜儀落落寡歡。絕無宴爾新婚之樂。靜儀早有意中之人。視劉子仁決非如意郎君。成婚後。勉留劉家三個月。假託奉母赴杭州進香。收拾細軟。歸甯母家。卽向其母宛轉哀啼。不生不死。方氏無法可設。以平日溺愛逾恆。遂云。悉聽汝之所爲可耳。靜儀於是潛令潘青園偕之赴杭州。旣抵六橋三竺間。往購棺木一具。以瓦礫木石等置其中。裝釘堅固。寄頓西湖上一僧寺中。由其母飛函通知劉子仁。謂靜儀到杭之翌日。忽得暴病。不及延醫診治。遽然奄化。劉子仁信以爲真。計惟有安排赴杭寺迎靜儀。

之概。歸正首邱。劉氏祖塋。原在天馬山之麓。將靜儀附葬祖塋之旁。加以封樹。此係劉子仁一方。詩禮傳家。故有此舉動。黃靜儀自僞以死狀發表後。卽得與潘青園白頭偕老。奉其母方氏。僦居杭城僻靜之區。其時滬杭火車道。猶未建築。故交通遲滯。消息難知。致此事未嘗喧傳。無如潘青園一貧無聊賴之子。又乏謀生之術。反衣食住全取給於靜儀母女。未幾牀頭金盡。不能立足。三人乃作遷地爲良之謀。遂從杭州流徙至蘇州。名伶何家聲。其時在蘇州。知黃靜儀能弄翰墨。擅詩詞。爲之竭力揄揚。伶界同人。紛紛出素箋屬書。咸餽潤筆之資。稍得度日。然敷衍一時。終非長久之策。旣而復自蘇徙上海。潦倒春申江畔。無以爲生。不得已。惟有墮入平康。迎新送舊。初至棋盤街么二妓院。名老王記者。

自署其名曰李金蓮。狎客中有知其能詩者。出以語人。蓋擅文墨之名。妓昔亦寥寥。何況近代。於是喚起一班洋場才子之注意。隨處說項。果然不出數月。有一代爲借箸。由么二遷長三。易名李蘋香。聲名鵲起。騷人墨客。趨之若鶩。而名公鉅卿。亦願垂青眼者。大有人在。甚者至比擬爲宋朝之李易安。名重一時。可想而知。有宋老封翁名靜波。家資充足。後人極爲繁榮。年已六旬外。而問柳尋花。興尙不淺。日往李蘋香妝閣。媿媿不倦。或謂婆婆此老。真箇銷魂。或謂宋老望梅止渴而已。詎知宋老眷戀方深。而其子其孫。咸在蘋香院中。時時光顧。且聞均與蘋香有肌膚之親。關係密切。宋老之孫。行七名喚七郎。綺年玉貌。風度翩翩。蘋香尤爲鍾愛。彼此情好異常。宋姓居法租界有之。居南市亦有之。均自

置之房屋地產。因子孫繁多。故分開兩處。一門祖孫。同眷李妓。日漸張揚。事爲其內眷所知。設辭僞託。召蘋香至法租界邸宅內。數其罪狀。罰令長跪。嚴加斥責。李蘋香大爲狼狽。被迫至二三小時之久。始得出語。人曰。吾妓耳。顧我皆客。盡人可夫。上海操是業者。何止數千人。莫不生張熟魏。暮送朝迎。彼自陷於聚塵。而反來責我。我豈能於客之賜顧者。必索閱其三代履歷。而後迎接之耶。北里中人。莫不傳爲笑柄。且言潘青園自靜儀淪爲妓女。卽身被文繡。口饜膏粱。日吸阿芙蓉。數元朝夕。在麥家圈綺園烟館中。吞雲吐霧。曳尾於泥塗中。恬不知恥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胡天胡帝說申江。

柳暗花明興不降。

第五十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洒綠燈紅鉅豢貽笑
華屋山邱歸一例 門庭通德福無雙

第五十六回

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

却說李蘋香既入勾欄。大出風頭。使其夫潘青園吃飽穿暖。頭戴一頂綠巾。樂此不疲。蘋香雖人盡可夫。然愛情濃厚。與訂嚙臂之盟。究屬極少。當時有一宦海中客。任山西大同鎮總兵。姓王名國彪。雖一介武夫。而舉止溫雅。絕無擴悍之態。囊中亦儲積數萬金。略解文墨。自命爲儒。將風流家有一妻三妾。悉爲北地胭脂。能唱戲而不知吟咏。爲何物。王國彪終以爲缺點。會清政府調任浙江處州鎮總兵。仍挈眷蒞浙。道出春申。爰作北里之遊。見李蘋香而鍾情。纏頭慨擲。並贈鑽石耳環一對。價值連城。得之於部下武弁。此人曾爲關東鉅盜。耳環來歷。實是盜贓。

王國彪流連李蘋香妝臺之畔。半月餘。彼此情投意合。王國彪決計爲謀脫籍。攜之浙東。潘青園知而大驚。以爲此一株搖錢樹。洵爲無價之寶。不論誰人。豈肯割愛。又懼王國彪是方面大員。定有勢力。若出頭霸王。阻恐石卵之不敵。乃密與龜黨烏師商酌。以蘋香昔年愚弄劉氏。迄今黑幕無人揭破。卽將此事挾制蘋香。使不敢嫁愛人而去。一面又串令同黨。或冒爲蘋香之生父。或冒稱蘋香之母舅。向租界會審公堂控告。無非使王國彪受種種牽制。不得以一舸飄然。迎歸桃葉。否則一旦失去。青園自思。後半身享用誰靠。支離怪誕。不可究詰。詎料李蘋香早已身歷史。訴明王國彪。果然王國彪政界要人。與之熟識者不少。輾轉關照。會審官案情明瞭。一朝提訊。將瑣碎猥褻之訴狀。盡行駁斥。判李

蘋香准其自行擇配。不得再充娼家。如有人阻撓硬霸。提案重辦不貸。潘青園費盡心思。付之東流。垂頭喪氣。不敢向蘋香饒舌。後流爲乞丐。鴉片烟發癮之極。又飢寒交迫。不滿四五個月。死於石路普慶里口。以義塚爲葬身之地。淫棍之下場。固應如是。蘋香卽嫁王國彪。離開上海。寄居於寧波。由國彪另營金屋居之。詎未及匝歲。而國彪死。蘋香不得已。仍自寧波返上海。只得復理舊業。易名謝文漪。年華漸大。車馬漸稀。舊相識半歸零落。回首當年。不勝今昔之感。幸有楚北老名士黃幼蘗。孑然一身。來作海上寓公。俯仰身世。自傷遲暮。不期而與蘋香遇。彼此遭逢。引爲同調。蘋香遂委身事之。顧黃幼蘗手中拮据。藉筆墨以生涯。蘋香亦惟有作書畫以自給。閉門謝客。隔絕紅塵。有時且茹素念佛。儼

居馬立師。目下不知猶在人間否也。記者至此深歎天下爲父母者。萬不可溺愛其子女。凡掌上之明珠。旣灌輸以知識。尤必嚴男女之防。宜以李蘋香爲前車之鑒。而才貌兼全之女子。其一身節操。又烏可以不慎耶。上海妓界之享大名者。代有其人。四十年前。婦孺咸知四大金剛。而四大金剛中。以林黛玉之佚事最多。蘇松交界處有一鎮。曰章練塘。林黛玉卽出生於此。其父業坊工。名陸阿金。家徒四壁。貧無立錫。其母陳氏。雖貧家之婦。不慣亂頭粗服。偏喜抹粉塗脂。輒與同里無賴少年游。酒食徵逐。雌雄莫辨。陸阿金一苦力界之謹愿者。深惡妻之無行。時加呵叱。然卒無效果。黛玉之生也。陸阿金每對人言。此女非我所生。不知爲誰人之種。故林黛玉五十年之穢迹。實自母胎中得來。初生之時。

名喚金寶。年甫三齡。在室外嬉戲。跌扑於牆角。左臂受創甚劇。旋即平復。五齡而出天花。毒勢蔓延。寒熱壯盛。已垂危矣。後得轉危爲安。七齡其鄰有周姓子。家資充足。時與黛玉玩耍。周子年已十七。早通人情。性慾勃發。卽將黛玉按倒地上。強奸之。鮮血淋漓。慘不忍觀。依生理學所載。未滿十齡之幼女。被奸後。定有生命危險。卽不喪命。將來難以發育。而黃肌瘦。而成癆瘵。詎知林黛玉竟安然無恙。受創處不日而愈。八歲經其母許字於李姓。過門爲童養媳。李業皮匠。嘉興人。家中困乏。陸與阿金相伯仲。陸阿金素不認爲生女。故婚事概置不理。李皮匠之妻。工於心計。旣將金寶領養爲媳。俟其逾十歲後。卽可圖秘密賣淫生活。兩個女親家。可稱一雙知己。迨金寶轉瞬之間。已十有一歲。李妻飾爲時

裝嬌小玲瓏。楚楚有致。一班浪蝶遊蜂。咸有垂涎之意。而李妻有時居爲奇貨。其實李妻非常機警。見浮浪子弟。無家可歸。有類拆白行爲者。則故意高抬身價。若富家兒光臨。則招待極端殷勤。因此不免遭人反對。時來痞棍之滋擾。打鴨驚鴛。大煞風景。皮匠全家。只好遷地爲良。乃移住江浙交界之楓涇鎮。楓涇風氣。較章練塘淳樸。私娼土妓。鮮有明目張胆。豔幟高標者。又非土著。不免人地生疏。僑居四個月。生涯冷淡。不得不再尋樂土。夙慕上海繁華。甲於天下。卽挾金寶走上海。旣至。方悉賣笑生涯。亦須有鉅大資本。金寶未曾習過彈唱。不能入書寓與長三。若包押於么二及雉妓院。亦不過得一二百番。然遷延時日。則何以爲糊口。暫投打狗橋南首張薦頭老店。託介紹爲傭工。店主張媼一見

金寶知非池中物。姑使入大戶充小大姐。乃帶到上海著名富室楊家。卽開設楊慶利銀樓之老闊。係寧波產。張媪既將金寶安放。而後打算藉此漁利之策。原來開荐頭店。不論男女。悉屬壞蛋。遇有姿首可觀者。定設法販賣以營利。或爲婢。或爲妾。或爲娼。南至汕頭廈門。北至奉天吉林。莫不有串通運送之人。張媪豈在例外。其計畫先使金寶婆媳隔絕。而後徐徐進行。卽謂李妻曰。汝媳頗覺伶俐。東家格外青眼。倘能做滿一年者。則工資第二年加倍。且東家還有犒賞。惟汝不可時常去楊公館探望。汝媳年紀尙幼。時去走動。恐其不克專心服役。李妻唯唯。心中一想。我日後靠之爲錢樹子。豈得永久做人家大姐。目下暫借栖身而已。孰知楊家主人。姬妾甚多。大都吸鴉片。鬥雀牌。別無所事。俾畫作

夜。每日須下午三四點鐘。纔陸續起來。一切家政。委諸其同鄉女子朱寡婦管理。此朱寡婦。不知與楊姓如何關係。年在四旬內外。表面亦是傭工。而閨內大權獨攬。聲勢赫然。偶然主人亦聽彼命令。飽暖思淫慾。千古至言。楊家諸位姨太太。多有外遇。均屬朱寡婦代作拉馬。朱寡婦本人。則與趙春舫媾識。趙春舫杭州人。爲英租界公務人員。勢燄堪以炙手。精通洋文。與重要外人。多所聯絡。故朱寡婦專營販賣人口。及勾引良家婦女之事。胆大妄爲。金寶旣到楊處。朱寡婦亦視爲奇貨可居。用種種甜言密語。誘惑金寶。雖金寶聰明天賦。究竟年齡幼小。意志薄弱。自然入其彀中。未及三個月。金寶突然竊取主人金珠首飾。約值數百金。乘夜遁去。主人當然向荐頭店追究。張媪則追究金寶之婆李妻。

李妻驚惶萬狀。實則張媪李妻均是無妄之災。係朱寡婦匠心獨運。設此毒計。將金寶隱匿他方。據爲己有。張媪亦斲輪老家。揆度情形。知必爲朱氏所賣無疑。且素知朱之劣迹。遂控告朱於當道。謂爲誘匿誣陷。無如不得證據。經張媪託人多方偵探。竟無線索可尋。而朱寡婦又得趙春舫之奧援。以卵豈能擊石。張媪於是敗訴。只得軟求楊公館。暫免深究。李妻之一株搖錢樹。從此化爲烏有。且說朱寡婦。見金寶秀外慧中。早已佈置周密。時機一到。卽潛使人帶赴天津。爲之延師。教習歌曲。兼授音樂。所以胡琴琵琶。箏笛簫管。件件嫻熟。逾年之後。已堪畢業。朱寡婦令人津門張家娘班。張家娘者。七十二沽間大名鼎鼎之鴉婦。與朱寡婦素稱莫逆。其班中如小金珍花春林等。皆名噪一時。金寶則榜

名小金鈴。小金鈴初出茅廬。資格幼稚。不若花春林輩名望夙著。自然難以抗手。然欲竭力支撐門面。不得不拚命應酬顧客。其應酬方法如何。惟有以肉體佈施之一術。卒致深染梅毒。時當春令。勃然興發。竟令遍身潰爛。人皆掩鼻而過。張家娘以爲從此不堪接客。却將小金鈴屏棄不用。不得已。附招商局海宴輪船。南下謀醫。船資無著。由朱寡婦爲之担負。既抵上海。朱寡婦亦以其患此梅瘡。恐難回復舊觀。故經濟方面。不肯充分接濟。小金鈴始則與之齟齬。繼且與之斷絕。以惡疾未愈。故暫隱忍。未將朱寡婦黑幕揭穿。孰知小金鈴天生尤物。日後豔福方興未艾。故延醫診治。一藥而毒氣消滅。再劑而肌廬脫換。卽在上海自立門戶。懸牌曰林黛玉。人謂其慕瀟湘妃子。所以襲其芳名。抑知非是。

因前輩胡寶玉。初名林黛玉。小金鈴追效寶玉之爲人。故并用其原名。然名字縱香豔。生涯尙落寞。朱寡婦旣與之彼此交惡。乃慫恿海宴輪買辦陸敬輿。向索南歸時十五元三角之船資。林黛玉一再乞憐。陸敬輿意爲之動。而朱寡婦大以爲不然。密遣趙春舫之走狗某姓。往林黛玉處。恃強威脅。黛玉無可奈何。拔髮上金釵一枚。付諸長生庫中。始得償此債。其處境之窘可見。幸有居法租界之宋漁卿。行二。羣呼爲宋老二。昔嘗因事往章練塘。林黛玉時正在李家爲養媳。宋老二一至其家。故識黛玉。近又稔悉黛玉事。一日看戲於丹桂茶園。飛箋召之。是爲林黛玉第一次出局。人稍稍知其名。但大發梅毒以後。兩頰疤痕纍纍。眉毛盡脫。攬鏡自照。殊不雅觀。只好施濃脂以掩疤痕。塗柳炭以裝眉黛。

宋老二家財百萬。花柳班頭。授林黛玉以種種爲妓之祕訣。謂滬地爲繁華之藪。澆薄之區。欲動人視聽。第一須以奢侈豪放從事。斷不可碌碌依人。委心任運。林黛玉聽其議。未幾果名振洋場。凡豪商鉅賈達官貴人。涉足北里。必曰林黛玉……其實非稱其美麗也。蓋詫其豪侈耳。蜚聲甫一年有半。忽傳嫁黃晉三爲筵室。黃營棉紗業。多財喜賈。獲資五六十萬。人竊竊疑之。方謂侯門一入深似海。從此蕭郎是路人。詎知僅二度蟾圓。林黛玉三字。依舊映入人人之眼簾。蓋黛玉之事。黃也非爲終身計。因逋負甚多。藉此可以償清。名之曰湔浴。妓女湔浴之風。自林黛玉發起。然黃晉三苟家庭和睦。醋波不興。黛玉之下堂求去。必不如是之速。黛玉逋負。既由晉三償清。則又豔幟高張。恣所欲爲。服御之

豪華起居之闊。綽難以形容。無日不赴丹桂觀劇。無夕不與伶人狎。曠上海本爲二子世界。曰戲子。曰婊子。若戲子與婊子聯合。自然非同小可。李春來趙小廉路三寶。均爲黛玉之面首。未及一年。負債又不少。索者。蠟集。第玉正打算第二次湔浴。適逢南匯縣知縣汪以誠。尋芳至黛玉處。黛玉計上心來。格外逢迎。一醉留髡。芙蓉帳暖。居然訂白頭偕老之約。汪以誠遂爲黛玉所迷。負債悉由其歸償。築金屋於白克路。黛玉事又如願。門首高標南匯縣正堂汪公館。斯時諸伶人中。惟李春來健兒好身手。最爲黛玉所契。可謂天然配偶。黛玉明知汪以誠有守土之責。不克常到。於是可與李春來暢所欲言。爲李春來出入汪寓。初尙遮遮掩掩。繼竟肆無忌憚。汪以誠以有所聞。原汪之爲人。怕惹是非。度量尙

寬思前想後。不免投鼠忌器。惟有假作癡。以待林李之自悟。詎知彼二人更覺放肆。一日汪以誠渡浦。抵寓所。適李春來在室。汪以誠在客座中。勃然大怒。拍案厲聲曰。何物伶人。猖狂乃爾。今日若不加以懲治。將何以爲人。春來聞之。正欲以言語對付。黛玉拍其肩。低聲語之曰。好男兒。勉之。彼爲現任縣官。一縣之民命攸託。今挾妓酗酒。自敗風紀。偷至法庭之上。當先坐其罪。然後及他人。有老娘在此。何懼彼老朽爲。李春來恍然大悟。反手特利刃。以驅逐汪以誠。戟指大聲曰。此係余之寓所。汝何人敢來拍予案。爲一縣親民之官。可以挾妓。可以納妾。試問官箴何在。是否爲大清律例所許。汪以誠至此語塞。嗒焉若喪。掉頭不顧而去。於是春來黛玉。儼然如夫若婦。期年之後。黛玉兩手匱乏。無以供

揮霍。乃又想出狡計。渡浦而東。逕往南匯城內。賃大廈一座。卽以白克路之公館牌掛起。復乘二人肩輿。招搖過市。輿後方燈一雙。署銜與門前同。汪以誠經人報告。不禁大恚。然亦無如之何。倘一決裂。則百里侯之位。勢將休矣。乃暗囑心腹家丁。轉向黛玉關說。贈以銀幣二千番。懇其迅速離開。黛玉首肯。腰纏充足。始歸滬。重理故業。其時李春來已爲黛玉唾棄。不再來往。然兼收並蓄。面首更多。不但垂青眼於優伶著名者。下至馬夫西崽。亦莫不灌以楊枝甘露。皆大歡喜。其用意。在藉若輩之口碑。以長大己之聲勢。嗚呼林黛玉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詩曰。

冷。雨。淒。風。劇。可。憐。

落。花。無。主。夜。啼。鵑。

第五十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
申江春色濃於酒 畢竟瀟湘化紫烟

第五十七回

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

却說林黛玉狡計百出。墮其術中者。大有其人。上等之文人。墨客。達官。富商。中等之洋商。奴隸。下等之馬夫。西崽。莫不以親近黛玉一顰一笑。爲榮。然黛玉並不以若輩爲意。所最注意者。其人工於內媚。則必千方百計。務達其目的而後已。丹桂茶園有打英雄之陳俊廷。相傳其擅此術。黛玉卽極意籠絡之。引爲入幕之賓。試之果驗。黛玉所以得顏色不衰者。人皆謂陳俊廷之功。胡鬧又一年餘。遂嫁南潯富商邱子均爲妾。邱姓是南潯鎮上四象之一。家資之鉅。不可勝計。黛玉利其多金。迷惑而以身許之。旣進邱之門。祕密運輸其金錢珍寶。儲於上海。每月幾次。

預備日後下堂而享用。半年後。卽與邱宅所雇之縫工蔣阿渭私通。未幾又與邱子鈞表弟金廉堂姘識。邱子鈞知之。想一妙法。誘其吸鴉片烟。以爲一有烟癮。定可銷滅其淫慾之心。詎知大不然。雖吞雲吐霧。夜以繼日。而淫慾仍未稍殺。依舊與蔣阿渭金廉堂等私通。邱子鈞憤極。將黛玉禁閉一室。使人朝暮看守。而黛玉竟能設計。勾結看守之人。放其宵遁。其逃遁之時。喬裝農家之婦。身穿監布衫褲。頭繫手巾。足穿布鞋。右頰貼一張膏藥。防或有人識其本來面目。既至上海。隨身所攜帶之首飾。暨平時所運儲者。不下萬金。居然坐享所有。成面團團之富人。戲子路三寶。唱旦角。就業於丹桂。林黛玉愛之甚。欲與之通。而路三寶知黛玉非易與。猶豫不能決。黛玉乃賄通其拉胡琴之張瞎子。從中竭

力憊。得以如願。既合之後。路三寶與黛玉。形影不離。甚至三寶之父。病死於北省本籍。而子不奔喪。三寶已有妻子。僑居滬上。爲黛玉蠱惑。竟棄其妻子而不顧。黛玉手段之高妙。可謂無比。然未及一年。忽將路三寶厭棄。又顧而之他。然囊中所有。未嘗稍損。方自幸可以安度一世。豈知刻薄淫蕩如斯。爲造物所忌。有梁上君子覬覦其富有。伺隙而入。盡竊所有以去。黛玉駭絕。從此復入困頓。無可奈何。思再操神女生涯。其時上海有一鴛婦。軀體肥胖。渾名楊妃榻。相傳太平天國之丞相洪仁任之生女。刁尖狡猾。人莫敢忤。覩林黛玉之現狀。慨然以保護人自命。乃與同走天津。此刻若令算命先生。細查黛玉流年。必然惡運當頭。謀事無成。因其甫抵天津。而適起義和拳匪之亂。不克振旂鼓以營業。

擬卽南歸。爲楊妃楊所霸阻。不許其行。直至拳禍危急。始有伶人譚叫天挈之同行。銷聲匿迹。爲避難行逕。人莫知之。故花界訛傳。已爲拳匪處死。剖腹牽腸。厥狀極慘。文人好事。且捏作黛玉被難日記一書。附會之徒。指爲林黛玉能作詩詞。可笑之甚。詎知黛玉不久返上海。形容憔悴。心志消極。無所依傍。當黛玉初出茅廬。卽有結義姊妹一人。名曰菡香。爲穩健派。菡香所適之人。爲政界要人。且極有財力。菡香憐黛玉之無依。暫許其居留。乃黛玉與菡香相處不滿一個月。卽爲喧賓而奪主。菡香憤不可遏。乃下逐客之令。黛玉只得復其本來面目。賃屋半椽於四馬路胡家宅。擺碰和檯。亦可稱英雄末路焉。自己則奔走各戲園各書場。勾引浮浪之青年界女。湔排之名目。自林黛玉作之俑。然此類營

生。日。夜。辛。勞。而。收。入。菲。薄。終。非。長。久。之。策。以。曾。經。路。三。寶。裁。培。薰。育。能。唱。花。衫。遂。由。妓。界。而。入。伶。界。束。裝。往。漢。口。與。怡。園。戲。館。訂。約。登。臺。奏。藝。當。在。上。海。時。漢。皋。政。界。鉅。子。曾。與。黛。玉。相。識。者。有。人。標。統。張。彪。爲。兩。湖。總。督。張。之。洞。節。署。奚。僮。其。母。爲。老。媽。子。服。役。年。久。張。彪。隨。母。充。小。當。差。年。少。漂。亮。善。伺。顏。色。張。之。洞。指。令。與。婢。女。結。婚。由。馬。弁。升。至。標。統。張。之。洞。調。署。兩。江。總。督。差。委。張。彪。赴。滬。採。辦。用。品。一。度。召。黛。玉。侑。酒。大。加。賞。識。所。惜。匆。匆。別。去。未。克。暢。敘。今。聞。黛。玉。蒞。漢。作。坤。伶。心。中。大。悅。自。武。昌。渡。江。至。漢。向。怡。園。點。戲。指。名。要。林。黛。玉。上。臺。斯。時。張。彪。聲。勢。赫。然。該。戲。園。竭。力。逢。迎。知。黛。玉。與。張。彪。爲。舊。交。落。班。後。送。黛。玉。至。張。彪。行。館。當。以。耳。目。衆。多。張。彪。表。面。拒。而。不。納。暗。遣。人。另。覓。豔。窟。招。黛。玉。爲。雲。雨。巫。山。

之夢。黛玉心中暗喜。否極泰來。藉此可復舊觀。勾留三日。張彪卽返武昌。黛玉見有機可乘。急不暇擇。過四五天。遂渡江入省城。坐藍呢肩輿。赴標統衙門。投大字梅紅名片請見。司閹人一見名片。認爲新科翰林。上門打秋風。剛欲拿本官答片擋駕。只見肩輿下地。中坐一位美人。司閹見而大駭。不敢待慢。立卽執片稟報。張彪見之愕然。不知來意。令隨身心腹家丁。至輿前悄然告之曰。此地非汝所可到。速速回到寓中。靜候吾音信可也。黛玉方欲有言。只見家丁連連搖手。止其勿談。門前守衛兵十二名。全付武裝。上來詰問。該家丁回身便走。黛玉不得要領。料難今日見面。怏怏而回。張彪恐其明後日再來纏繞。下午卽遣該心腹家丁。攜一千圓銀券一張。尋至怡園坤伶林黛玉寓所交收。並傳標統命。

囑其歸至上海。不逗留漢口爲妙。以此銀券爲贖儀。黛玉旣得茲一竿整數。行囊充足。與怡園解約。謫回上海。進羣仙。仍專門唱戲。會滿清政。府派遣五大臣出洋。攷察憲政。使節蒞滬。以靜安寺路洋務局爲行轅。徵歌選舞。紙醉金迷。五大臣中端方。久聞林黛玉之大名。特飛箋召赴行轅。覲面之下。大加賞識。黛玉使出惑陽城迷下蔡之手腕。令端午橋神魂顛倒。遂宛轉陳辭。乞端午橋光臨其家。端可謂色令智昏。竟將允許。嗣爲左右之人諫阻。以欽命出洋。威望何等尊嚴。責任何等鄭重。挾妓一端。殊失體制。且林妓淫同夏姬。生成賤骨。尤害人不淺。還望不去。爲是以致作爲罷論。黛玉聞之。長歎數聲。曰。事敗垂成。其命也夫。或叩其故。黛玉曰。彼欽奉使命之大臣。豈可挾妓。儂誘之來。可脅迫以遂余

所欲。奈何天不從人耶。其心思陰險若是。豈非可怕。至四十七歲。又經嫁人。其人爲鎮海李鉅村。鉅村家資極富。爲浙江省著名富室。納林之時。鉅村手握公家財權。揮霍無度。黛玉身上所費七千金。豈知暗中仍有伶人龍小雲之面首。黛玉妍識伶人。前後不計其數。以手腕敏妙。故能操縱羣雄。指揮如意。獨龍小雲反將黛玉玩弄股掌之上。林黛玉墮其術中而不悟。亦趣聞也。龍小雲唱小生。與小子和同演血淚碑。一班顧曲家。欣賞不置。年僅二十餘歲。綺齡玉貌。狀態如好女兒。黛玉愛逾拱璧。一再誘惑。遂成好合。李鉅村納黛玉不久。以虧空公家鉅款。不能彌縫。奉政府查抄家產。李鉅村一時憂急難堪。服毒自盡。黛玉於是與龍小雲公然爲夫婦。少男長女。二象同春。迨民國二年。二次革命。張勳

入南京。張勳髮辮猶在。故人呼爲辮帥。袁世凱援以江蘇都督。張辮帥前在上海。林黛玉亦與之旂鼓相當。周旋於深溝高壘間。今見其位列封疆。遂向乞龍小雲之差使。龍小雲安徽產。二十歲之前。曾廁身軍界。以學唱新劇。由軍界轉入伶界。華洋文均略有門徑。張辮帥以林黛玉之倩面。但知此人。黛玉與之非親戚。卽子姪。故立即應允。命爲江蘇都督衙門繙譯員。自是龍小雲居然由伶界一躍而入政界。公餘之暇。間臨滬上。一洩林黛玉之慾火。悠然自得。第此時黛玉已五旬以外。龍小雲乍過花信之風。究嫌黛玉之老大。而絕不露聲色。乃於南京秦淮河之釣魚巷。選得一妓。娶之爲室。秦淮河是名勝之區。畫舫笙歌。通宵達旦。釣魚巷著名鶯花藪澤。六朝金粉。豔迹常留。龍小雲時與儕輩尋芳。

拾翠得名妓楊蓉卿而悅之。定情良夜。一往情深。遂量珠以聘。議既定。賃居石壩街。後臨秦淮。窗畔壁人。檻前綠水。藏嬌有地。其樂陶然。時張辦帥左擁右抱。姬妾甚多。最寵愛者。第一小毛子。第二王克琴。此固黛玉所夙知。龍小雲既娶楊蓉卿。特遣可靠之人。持函來上海。林黛玉處。首稱近日公務繁忙。不克分身。東下。刻大帥姨太太第幾位。（指王克琴）託購衣料。某緞若干。某綢若干。首飾若干件。或赤金。或珍珠。專差守取。望代辦之。黛玉照單交付。越數日。又遣人來。謂大帥之第幾姨太太。（指小毛子）託辦全房紅木傢具。某件……又海味若干。人參若干。鑽石戒指一枚。耳環一付。乞代置備。交原差帶甯。黛玉又逐一照單交付。惟龍小雲久不至上海。始終未見蹤影。屢次去函催詢。何時可以

覲面則如石投水。絕無回音。黛玉初不之慮。繼而生疑。終而大疑。乃密遣人赴寧探之。始悉龍小雲已娶得一妓爲妻。所取去首飾衣料傢具食品等等。皆其結親時所用。來信云云。全屬虛僞。不禁懊喪欲絕。然亦無如之何。徒然飲恨而已。恆對人言。余之生平。雖豪商鉅賈。達官顯宦。輒在余手掌之中。今不圖反爲小兒所賣。言下歎歎不置。民國五年。袁世凱在北京。帝制自爲之候。黛玉曾一度晉京。參議院議長湯化龍。久涎其美。欲一嘗異味。日日召之侑觴。不吝纏頭之費。先後共揮三千餘金。結果僅握手一次。去同赴高唐之程。度。不知相隔幾千萬里。蓋嫖妓雖只要金錢。而無緣者亦不克達目的。黛玉旋仍回滬。復唱戲於羣仙究。因年老色衰。不能叫座。乃僦居二馬路大慶里生生美術公司樓上。

痛戒鴉片。亦深悉沈淪黑籍之苦。所奇者。時時延請和尚道士。諷經禮懺。謂仰仗菩薩佛祖。賜以保佑。能使鴉片之癮。不恃醫藥而自斷。此種論調。爲黛玉所獨創。記者談林黛玉小史。不嫌詞費。誠以娼妓之內。有此天生尤物。不知被其顛倒者若干人。然而黛玉之外。尙有其人。雖未必事事如出一轍。但爲所顛倒者。不止中國人。且及於外國人。以淫蕩無倫之妓女。竟大有裨於中國同胞。閱者疑我言乎。試再諦聽之。昔者太平天國之起。經滿清中興諸名臣。漸次削平。同治帝登極。國內有太平之望。迨同治七年。其時偃武修文。兵器銷爲日月之光。是年戊辰。大魁天下者。爲蘇州洪鈞。字文卿。旣爲魏科。翔步木天。蜚掇聲薇省。不出十年。洪文卿已洊升至侍郎。姑蘇有名妓傅蘭雅。韶華二九。色藝超羣。

洪文卿自北京請假回籍省親。戚友莫不錦上添花。竭力捧場。於是宴會無虛日。開筵坐花。飛觴醉月。鶯啼燕語。玉軟香溫。鹿臺虎阜間。占得無邊風月。洪文卿一見傅蘭雅。魂迷神蕩。一經同夢。卽訂嚙臂之盟。東鑠西鶻。不足喻其戀愛。爰由戚友之說。合以一千二百金。爲傅蘭雅脫籍。因上海有西儒傅蘭雅。學問淹博。不可與之同姓字。爰易名曹夢蘭。古人云。絕世之色。定生絕世之淫。曹夢蘭旣嫁洪文卿爲妾。名士名花。豔福不淺。詎閱時未久。曹夢蘭卽與洪文卿俊僕梁申。發生曖昧。梁申本洪第之家僮。生得面目清秀。肌膚白皙。年纔弱冠。不知者幾疑是貴介子。洪文卿初未之知。及清廷簡授出使德國大臣。洪文卿卽束裝就道。一路威風凜凜。先蒞上海。而後候外國公司輪船放洋。曹夢蘭素得

洪文卿之寵愛。卽攜之俱行。梁申亦經目爲年富力強之家丁。當然一并出洋。自上海出發赴歐洲。當時須歷五十日之海程。迢迢萬里。洪文卿有曹夢蘭之消遣。倒亦不覺程途之遠。無如長途中。梁申戀奸情熱。真正慾情炎比火。色胆大如天。乘洪文卿晝寢時。與曹夢蘭同酣好夢。洪文卿睡眠朦朧中。不見曹夢蘭。方大聲疾呼。由梁申之同事在旁。早知彼二人不端。因攸關主人體面。故設法支吾。洪文卿大生疑心。不料夢蘭在海程中。還有一件豔史。斯船客艙之位。多於貨艙。船中各國籍之人咸備。而德國占多數。中國人呼德國爲迦門。迦門爲日耳曼之轉音。有迦門人二名。不知其姓名職業。似乎下級軍官模樣。外洋船之客人。茶餘酒後。往往至甲板上散步閒眺。當時曹夢蘭與二迦人。同在艙

面得覩曹夢蘭之倩影。驚爲絕豔。二迦人雖第一次來中國。華人婦女不知見過幾許。矧上海可稱香雪海。未曾見有如曹夢蘭之翩若驚鴻。婉若游龍。修短合度。穠纖得中者。愛慕達於沸點。二迦人年事尙輕。未免選事。詢諸侍役。方知爲中國公使之如夫人。東西各國盛行一夫一妻之制度。如男女均有室家。而別有所眷戀。惟以離婚爲救濟之法。無所謂納妾。不必說得姬妾盈前。或多至十餘位姨太太。此等風氣。外國人聞而駭。然當時二迦人一聆非公使正室。卽存輕視之心。不妨一試其獵豔手段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繁華好夢幻紅樓。到底癡頑一石頭。
因果相尋原不爽。芳蹤豔影海天留。

第五十七回

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

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

第五十八回

萬里星軺花明海外 一官風厲竹脆庭前

却說冶容誨淫。古有明訓。曹夢蘭生成天姿國色。洪文卿雖寵擅專房。其實與僕役梁申平分春色。自經輪船上。二迦人遇豔之後。若爲中國公使之正妻。彼等斷不敢有邪念。聞爲所納之妾。則以奴隸視之。油然而生奸計。然言語不相通。居處不相同。二迦人焉能弔膀子得手。且洪文卿縱顛預過去。還有梁申視如禁臠。豈能拱手而讓於外國人。記者曾閱野史。當時二迦人用催眠術。施諸曹夢蘭。一時曹夢蘭神靈飄蕩。竟與二迦人好合。記者未嘗學問。不知催眠術中。有否眠花宿柳之效用。二迦人據云。串合船上侍者。得達目的。野史亦語焉不詳。梁申之私

通曹夢蘭。洪文卿知之而隱忍。二迦人之私通曹夢蘭。洪文卿實一無知覺。卽梁申亦瞞瞞。洪文卿以家醜不可外揚。身膺出使大臣。倘一張揚。則有玷官箴。且迢迢數萬里。阻隔重洋。卽欲遣其歸國。亦何從辦起。平日對於曹夢蘭。又愛如拱璧。故亦不忍加以嚴譴。惟有裝聾作啞。置之不問。畢竟狀元郎度量恢廓。尙堪容物。洎抵柏林公使館。覲見德皇。呈遞國書。手續次第完竣。一面電達清政府。報告抵德任事日期。去訖。却說二迦人。雖嘗到中國。貴族女子之妙處。然在其本國。以名譽恐遭損害。反不敢嘗試。曹夢蘭是個淫女。輾轉思量。惟有託使館中所雇用之女傭。詳探二人蹤跡。歷時許久。始悉二人者。係彼國少年英俊之軍官。嗣後與曹夢蘭往來與否。下文再表。洪文卿蒞公使任。桂苒三年。任

滿歸國。既返上海。始將梁申停歇。而不願令曹夢蘭下堂以去。晉京陛見。奉旨仍供原職。斯時攜夢蘭一起北上。夢蘭在北京外好甚多。豔名噪於首都。無何。洪文卿擬歸家享福。以老病乞休。得旨允准。遂舉家返吳門。越年餘。而洪文卿死。大婦潘氏。知曹夢蘭野心尙勃勃。不能守正。方欲遣去。而曹夢蘭先請下堂。洪潘夫人欣然樂從。所有房間內金珠首飾衣服傢具一切什物。令悉數攜去。且命之曰。祇許汝迅速擇人而嫁。不許重入勾欄。致貽洪氏之羞。曹夢蘭唯唯稱是。既離洪邸。則挾其所有。馳來上海。日日遨遊張園愚園。夜夜踞坐戲館之內。其意欲在樂園子弟中。擇一如意郎君。以圖偕老。風聲所播。適遐咸知。一班拆白之流。利其囊中黃白充滿。更可親其肌膚。得其香澤。一舉而人財兩得。豔

福不淺。知其每日都託足園中。如蟻附羶。如蠅逐臭。名伶郭蝶仙。自以爲少年翩翩。有斯資格。無奈身上服裝未能漂亮。冠履亦欠修潔。自慚形穢。乃轉向同業中借取時裝。自頂至踵。煥然一新。薰香剃面。再三引鏡自照。曰可乎。又赴馬車行。租得最時式之轎車一輛。飛奔張愚二園。以覓曹夢蘭之芳跡。詎知天不佑人。此等孽緣。亦非勉強可成。而須幾生修到。及郭蝶仙僕僕靜安寺路上。早爲天仙戲館之孫三兒捷足先登。與曹夢蘭攜手同歸。郭蝶仙一場掃興。嗒然若喪。原孫三兒貌不甚美。性情強橫。舉止粗鹵。而年紀尙輕。身體精壯。曹夢蘭可以暢其所欲。於是朝夕歡娛。二人之形影不離。孫三兒乃與曹夢蘭計畫長久之方。價買女孩兒若干人。一同移往天津。俟女孩長大。卽可以開設妓院。自

爲老闆。夢蘭初意。且在滬上享福幾年。再北行未遲。目前不願卽去。因見孫三兒性質太橫。恐留上海。或致肇禍。藉此避免事故。亦未始非良策。孫三兒初擬歲暮附海輪啓程。而夢蘭執意度元宵於上海。一經南方新年之賞心樂事。孫三兒亦無如之何。南京路有保安司徒廟。俗呼紅廟。不知建于何時。上海縣志載。此廟建于矸溝浦上。是未闢租界以前。該處爲黃浦之支流。可知廟內供關帝及觀音二像。紅牆紺宇。結構幽深。每逢朔望。青樓中人。大都入廟求神許願。若觀音生日。則釵光鬢影。戶限爲穿。而大除夕之香火尤盛。至十二點鐘以後。妓界中皆盛裝豔服。爭先恐後。謂之燒頭香。元日鎮日如此。人多擁擠。甚而踏斃人命。工部局遂加取締。令將山門放大。屆時並派巡捕彈壓。以免輕薄少年。

調戲肇事。廟址爲中國主權。故工部局不徵捐稅。當時曹夢蘭於元旦。偕孫三兒。逐隊燒香紅廟中。旣出。坐馬車在四馬路一帶兜喜神。方孫三兒穿大毛缺襟袍。貂皮馬褂。佩忠孝帶。招搖過市。均曹夢蘭與之打扮。目覩者莫不拍掌大笑。指爲崑劇中別妻之老韃子。按照前清會典。五品官職。方可穿用貂褂。孫三兒一介伶人。胡知妄作。僭越制度。爲各報張所痛詆。且連及洪文卿。次日孫三兒卽蟄伏家中。不敢復出。曹夢蘭亦知己犯衆怒。未便再居上海。卽與孫三兒束裝北上。在天津勾留二三個月。探知北京究人海之區。尙可營其舊業。遂決計樹幟於北京。易名賽金花。樊樊山名士。作前後彩雲曲。卽指賽金花。忽然風雲變幻。京津有義和拳匪之亂。釀成兩宮西狩。八國聯軍入京。清宮大內。均爲

西兵盤踞時。聯軍統將爲德將瓦德西。孰知十五年前。即曾與曹夢蘭繾綣之一人。瓦德西臥於清后那拉氏龍床之上。傳令喚八大胡同妓女入值。賽金花被傳進內。一見瓦德西。不勝駭詫。賽金花年紀雖近四旬。而妖冶苗條。望之如二五六許。舊好重逢。綢繆備切。於是瓦德西將賽金花留居大內。厥後清政府派人與聯軍統將停戰議和。正賽金花得意無窮。與瓦德西交相燕好時代。經賽金花從中幹旋。得以諸事就緒。且由賽金花說項。放出南中婦女。離京逃難者。不可勝數。滿清苟延殘喘。又十餘載。可稱完全賽金花之力。其時孫三兒尙在。自賽金花身入清宮。彼處之泰然。自由自在。堂而皇之。戴綠頭巾。恬不知恥。既而八國聯軍撤退。賽金花之臨時總司令夫人。亦即取消。清后清帝。從

西安回。變北京官吏無處洩憤。將賽金花遞解回籍。孫三兒亦尾隨南下。寓鄭家木橋。長發棧。患急痧而死。賽金花則不知所終。上海儂子之佚事至多。書不勝書。戲子亦然。大概二子在在有連帶關係。間有娼優聯合。而竟復牽涉洋人。豈非奇之又奇。昔者有人人知名之汪桂芬。綽號汪大頭。其著聲譽於伶界。北自京都。南止上海。且其生平佞佛。茹素諷經。人亦莫不聞之。殊不知其祕密穢史。倘經人揭破。無人格之可言。當其在上海時。有至戚孫鵬林。娶妻伍氏。貌僅中姿。而風騷不堪。人皆呼爲小舅媽。汪大頭與之私姘。明目張胆。雙宿雙飛。儼如夫婦。孫鵬林不以爲恥。汪大頭出資爲孫另納一婦。則已與伍氏可期永遠好合。孰料伍氏之以身許汪。因貪其收入之多。凡汪大頭所入。悉歸伍氏儲藏。

暗運回家。歷年既久。事始敗露。汪大頭極爲忿恨。與伍氏吵鬧。在龍園茶館拆姘頭。唇鎗舌劍。各不相下。經多人勸解。始告脫離。旣而汪大頭又嗜男風。與唱武旦之郭五十鷄姦。郭本姘一妓名花翠琴。姿首尙不惡。而淫蕩性成。幾無一日無男子伴宿。汪大頭所入甚豐。花翠琴覬覦其金錢。遂勾引汪亦與姘識。於是汪因郭而及花。水陸並進。前後夾攻。污穢不可言狀。汪將頭上之髮。剪斷前面一半。自命方外人。異言異服。一班拆白黨。尤而效之。當時盛行前劉海。卽汪大頭作之俑。渾名還魂海。閨黎好事者。謠傳汪大頭積資頗鉅。有金條八十。現洋二千。匯豐銀行鈔票一萬元。儲於鐵箱中。在家內每日晨起。必開箱檢點一過。妓女之老前輩胡寶玉。此時猶自作生意。未曾退爲老闆。適市上銀根奇緊。

週轉不靈。羨汪大頭之多金。欲思染指。頗知其好色異常。千方百計。託人介紹。願與結好。汪大頭素耳胡寶玉。豔名今來加青眼。無不樂從。卽約定時日。潛去幽會。屆期而往。胡寶玉不勝歡迎。爲之置酒小酌。聊當接風。芬玉合歡。良宵不負。睡至半夜。香夢正酣。汪大頭忽然大呼腹痛。刻不可耐。披衣而起。急欲歸家。胡寶玉再三苦留。而汪痛益劇。惟有約期後會。時適大雨傾盆。胡寶玉命輿送之歸。汪大頭臨去。彼此有依依不捨之態。詎知汪大頭甫抵家門。卽開燈而吸鴉片。毫無疾病。家人詢其所以然。則微笑曰。一宵穩過之後。辰間臨行。胡寶玉必開口向我借錢。却之則覺不情。允之而不給。則爲失信。允之而卽給。未免太廛。曷若假言腹痛。溜之大吉。從此永不再入其門。胡寶玉將我奈何。其心思之

狡應物之點有如此。汪桂芬之歷史雖知之者頗衆。然其喫官司一節。爲會審公堂枷號示衆。則明瞭原因者絕鮮。第一次汪之來上海。在光緒帝辛巳年春季。由其友人何福安邀之來。乘招商局豐順輪船南下。既抵埠。以上海各戲館包銀太薄。故未曾登台而卽去。第二次係應詠霓茶園之聘。經周大升之介紹。癸未年夏月。第一夕上台演天水關。初見自來火之光亮。竟氣爲之餒。幾乎不能終局。故開演不久。卽與周大升吵鬧。大發脾氣。原訂半年之合同。載明何方違背合同。則須議罰。汪桂芬悍然不顧。卽束裝北返。周大升任其行李下船。而密遣人要於途中。俟汪桂芬屆時登輪。預備將其扭交巡捕房。乃被人走漏風聲。汪知所戒備。有英國領事衙門文案魏家駿。爲汪桂芬蜜切之友。設法保護。

其下船始得安然無事。嗣後續開丹桂戲館主劉維忠。託熊文通專誠北上。邀汪到滬唱戲。已經簽訂合同。而丹桂閉歇。兆豐洋行買辦陳方水。聽信其姘婦李巧林。特開留春戲館。興高彩烈。亦遣人敦辦汪桂芬。汪不問情由。未將丹桂之交涉辦好。貿貿然接受川資南來。夙知兆豐之洋東密司霍。與陳方水一人之交。倘發生事故。有外國人靠山在。斷無意外之虞。及抵滬後。正欲出馬獻藝。劉維忠向會審公廨。控告汪桂芬。尙未履行合同。卽以熊文通爲證人。時會審官爲同知羅家杰。字少耕。福建人。向有強項之目。准詞傳汪桂芬到案開審。汪堅不承認合同。與收據指爲僞證。並言丹桂邀請之事。則誠有之。因不願應請而來。故當時卽正言拒絕。此次係兆豐洋行洋東密司霍。聘我爲後台經理。業

經在英國領事署簽字云云。傲慢之態。溢於言表。羅讞員以華人控告華人。是非曲直。應由華官判斷。汪桂芬竟倚仗洋商勢力。挾制官長。實屬刁惡。若不嚴懲。何以警衆。劉維忠案。姑候查明。再行核辦。應先治汪桂芬藐視公堂之罪。當此之時。汪桂芬若哀求宥免。不過申斥一番。尙可轉圜。乃汪恃外人爲護身符。更出言挺撞。聲色俱厲。密司霍亦到堂。曉曉置辯。堅欲袒汪而抑劉。於是羅讞員怒髮衝冠。以華人訴訟。毋煩外人越俎。當堂答責汪桂芬三百板。枷出頭門示衆。密司霍亦無如之何。悻悻然怒容滿面。立刻稟請英國正領事。照會上海道台。札飭英界會審公堂。迅將汪桂芬釋放。且須治羅家杰濫用刑罰。判斷不公之咎。吁。洋人氣燄之盛。言之可歎。正任蘇松太道江海關監督邵友濂。字筱

村浙江人。江督蘇撫會銜奏派。赴香港調查洋藥稅則。奉差出外。代理者爲湯壽銘。字小秋。覆文英領。謂羅丞家杰辦理此案。並無不合。貴領事憑該商人一面之辭。本道不便憑貴領事一面之辭。應請將兆豐洋行主人嚴加申斥。嗣後毋得越權干預等語。中外官場往來公牘。其措辭如是。然交涉事件。以不激不隨。方爲能員。湯道台一面授意於法公廨會審官陳寶渠。出爲調停。陳寶渠曾任英公廨多年。與各國領事均有感情。其調停之法。將劉維忠控案註銷。汪桂芬業已枷責。卽日開釋。此案遂告了結。此汪桂芬出世以來。第一次所受之大辱。但滬上優伶淫兇跋扈者。不可以僂指計。而受法律裁判者。寥寥可數。汪桂芬之外。有楊月樓高彩雲弟。楊月樓。渾名楊猴兒。兼唱文武老生。爲北京張二

奎之門徒。滿清中葉。蔣攸恬相國之家伶。蔣相國係從龍世胄。籍隸漢軍。其孫女壻爲麟趾。卽桂良相國之孫。月樓是蔣邸贈嫁之僕。麟趾在同治帝元年。簡放浙江杭嘉湖道。署理藩司。二年。太平軍二次攻破杭州。巡撫王有齡將軍瑞昌。學政張錫庚。及闔城文武。同時殉難。其時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。專摺奏報杭州失守。巡撫將軍以下。一律殉國。麟趾亦在其內。故皆得卹典。實則麟趾未死。當城破之日。改裝乘亂逸出。先走寧波。其意欲航海北歸。徐圖挽救之策。詎知逗留寧波。聞已頒發卹典。且予諡焉。驚惶之極。不敢出頭。遂入普陀山。削髮爲僧。蹤跡無人能悉。從此其存其沒。將信將疑。一個悶葫蘆。莫由打破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第五十八回 萬里星輶花明海外 一官風厲竹脆庭前

一。例。美。人。嗟。命。薄。

千。秋。名。士。色。中。迷。

紅。氍。毹。上。尋。生。活。

合。與。青。樓。格。調。齊。

第五十九回

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積卓識堪師

却說麟趾字椒園。因杭州失守。微服逃赴甯波。聞已奉優卹。予諡。不得不上普陀山爲僧。自此踪跡不明。其妻弟蔣斯崧字峻亭。候補知府。因胞叔蔣霽遠任貴州巡撫。蔣斯崧原隨任之貴州。得姊壻噩耗。兼程來浙江。探聽乃姊外甥消息。適左文襄宗棠漸次平定全浙。蔣斯崧迤邐至甯波。訪諸道台楊岷。悉其姊攜外甥避居紹興府蕭山縣鄉間。乃親往迎迓。麟椒園生子女各一人。子名宗小園。年甫十四。已得蔣襲分部員外郎。女尙幼稚。雇媪哺乳。逃難時失散。不知去向。詎料爲乳媪帶走。此媪係上海浦東人。欲据此女爲己有。蔣斯崧輾轉根研究乳媪。

之來歷。方知已往浦東。乃託上海地方官。竭力幫忙。喫緊圖甲。懾以權力。償以錢財。始得合浦珠還。蔣斯崧乃就上海賃屋。使其姊其甥。暫時僑居。成立門戶。楊月樓贈嫁之時。年祇十餘齡。已卓然爲童伶。直至目前。隨伺不去。蔣斯崧既安置其姊與外甥。復赴杭州。訪覓麟椒園骸骨。始終無著。始知尙在人間。惟不知去向。音信杳然。斯時桂良年登耄耋。尙列朝端。一再拍電報到滬。謂無論生死。務得的實音信。始准眷屬回京。不得已。麟趾全家。羈留海上。衣食住三項。人生要素。漸致缺乏。困苦異常。麟蔣氏萬分焦急。乃令楊月樓。出台演唱。月樓乃進石路中呂桂卿所開金桂軒茶園。懸牌曰客串楊。當時劉維忠所開丹桂。正霞蔚雲蒸。生涯鼎盛。而金桂軒之客串楊。開演三天。凡南市之良家閨秀。北里

之紅妓名娼。無不趨之若鶩。舉國如狂。金桂之營業。立時蓬勃。不可遏止。倉山舊主袁翔甫。賦竹枝詞云。（丹桂無如金桂優。佳人何故喜勾留。一般京調非偏愛。只爲貪觀楊月樓。）一時狀況。可於言外見之。於是呂桂卿與之議定。一年包銀八百元。楊月樓卽以此錢。爲供給主母暨幼主之需。未幾丹桂見而紅眼。願出一千二百元挖之。楊月樓遂舍金桂而就丹桂。聲譽之隆。日甚一日。紅倌人之與有交情者。爲兆榮里之李巧林。日新里之張秀卿。西公興里之沈月春等。皆一時之選。然妓女當時結識優伶。爲衆人所鄙視。故不敢公然往還。乃由房侍輩出面。另租私屋。僉呼爲小房子。（小房子名目。卽從此起。）不若現在之淫伶蕩妓。不顧清議。肆無忌憚。一日排全本梵王宮。楊月樓倒串且角。易

弁而釵時良家婦女之觀劇者實屬少數。往往保守廉恥。甘爲舊禮教所束縛。粵東人韋星卿曾爲洋行買辦。病死之後。其妾王氏同女阿秀。日日來看楊月樓所演之戲。王氏大加賞識。與之眉挑目語。好事遂成。及看梵王宮一齣。風流旖旎。體貼入微。阿秀亦不覺情動。連看三夜。愈覺傾慕。歸家後懨懨成病。王氏自知年逾三十。恐楊月樓他日棄於半途。有如秋扇。乃將阿秀許之爲室。復以乳媪爲介紹人。將阿秀之年庚。送交月樓。月樓恐有未便。正在躊躇。王氏又託月樓親信之友。再三說之。月樓見阿秀綺年玉貌。且有厚奩。遂允之。定長至日成婚。前數天。王氏同阿秀帶皮箱四隻。賃居北市。先與楊月樓實行同居。阿秀尙有胞叔。時適返粵。有友人知其事。函知其叔。其叔大悲。急來滬。於廣肇公所

中。召開會議。韋姓固嶺南大族。卽上海商界中。亦頗有體面。咸謂鉅商之女。豈可配諸梨園子弟。始議楊月樓如能將庚帖退還。顧全韋家表面。則可不予深究。無如月樓不知利害。堅以庚帖可憑。同於鐵券。又以阿秀胞叔之來磋商。言極謙卑。誤爲黔驢之技。止此。非但無磋商餘地。且置辦迎娶之事甚亟。阿秀叔知不可以理喻。遂控告伶人楊月樓。奸佔寡嫂。謀及弱女。私寫庚帖。希圖朦吞胞兄遺產等詞。時上海知縣爲葉廷眷。蘇松太道台爲馮煥光。皆廣東人。未免迴護同鄉。立卽據情照會英國領事。轉飭巡捕房。會同縣差提人。而楊月樓正租屋於六馬路仁壽里。懸燈結綵。預備結婚。殊不知紅鸞未照。白虎先臨。巡捕差役。已登門逮捕。新郎捉將官裏去。嚴刑鞠訊。月樓堅不承認。奸母謀女。葉知

縣恨甚。必欲置月樓於死地。搜其寓所得淡紅色粉一瓶。指爲迷藥。其實非也。兆榮里李巧林聞之。卽爲賄賂申報館主筆。極力在報紙上代楊月樓辯護。西公興里沈月春。初與月樓親近。尙無肉體之關係。一得此信。卽皇皇然詣差役。商議營救之法。差役曰。縣官怒甚。晚堂已預備鐵錘矣。特不知所用耳。月春曰。除敲擊外。復有何用。不必言矣。能設法乎。差役曰。設法奈何。月春曰。若能以他物代鐵錘。使受刑者不致痛苦。則儂自有厚酬。差役詢以何者爲酬。月春曰。一擊。酬銀一餅。若何。役曰。諾。乃立刻製軟木爲錘。使肌膚無損毫末。以欺朦本官。原來滿清官吏刑訊案件。彼行刑之伍伯。悉可作弊。有笞責數千板。而未嘗受傷者。有僅笞一二百。卽血肉橫飛者。至於用杖用鞭掌頰。均可上下其手。他若

天平架鳳凰台老虎橙等諸酷刑。亦可賄縱。無非視金錢之多寡。定受刑之苦否。沈月春深知底蘊。故爲月樓謀之。平日其自奉素豐。山珍海錯。視同蔬菜之賤。至是盡撤其所供給。以餉月樓。已則茹素禮佛。朝夕喃喃。爲月樓懺悔。獄中上下使費。暨月樓自身用度。皆月春以歷年積蓄支給之。此案直至葉廷眷去職。原告亦不深究。光緒帝元年。恩詔大赦。楊月樓始照和奸律。判杖八十。徒刑三年。翌年釋出。楊月春旣出獄之後。人皆以爲沈月春終身有託。玉樓春暖。雙月重圓。殊不知月樓棄月春如敝屣。掉頭北去。絕無一語道及。後又來上海。在丹桂茶園客串三夜。又越一年。月樓集資在寶善街一桂舊址。開鶴鳴茶園。已經成立。而仍爲道台馮煥光所干涉。以致輟演。流轉至蘇州杭州有年。後賴桂

良府邸之力。入京都三慶戲館。爲固定日角。光緒帝十一年。上海有人思邀月樓。不吝重金。託奧國領事夏士。以楊月樓前在上海時。有奧國商人經手未了之事。以此爲由。稟請駐北京奧國公使。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飭令楊月樓來滬料理。時月樓已年過四旬。在京聲名甚好。以前案譁傳衆口。不願再尋煩惱。故謝絕不來。且說楊案既出。阿秀亦遭刑責。且發堂擇配。旋嫁與年紀六旬之老翁。名孫翰卿。王氏及乳媪。枷號遊街。上海風紀。爲之一肅。城內士紳。且有禁止良家婦女觀劇之議。以今相較。淫靡拐盜之風。習見而不以爲怪。相去何啻霄壤。楊月樓大負沈月春。甚而月春忿極。竟致削髮爲尼。後馬路上有一小足之尼姑。龍鍾老邁。身負木魚。三步一擊者。卽沈月春也。楊月樓臨死之時。滿

身潰爛。卽其淫孽負恩之報云。迨光緒帝中葉。而有高彩雲之案。高彩雲唱花旦。貌頗不惡。初到上海。所演殊生硬。且無個人獨備之行頭。秉性強橫。動輒持刀與人拚命。直至進石路天仙戲館。始覺出台純熟。行頭亦廣製。應有盡有。大可追步蔡桂喜。到滬甫及三年。聲譽日起。惟兇暴加甚。自恃孔武有力。一言不合。卽攘臂而前。與人鬥毆。故同業咸畏之。不敢與之頑笑。唱小生之周釗泉。與高彩雲最爲莫逆。常向之規勸。高彩雲語之曰。唱花旦者。萬不可懦弱。否則卽受人欺侮。非此不足以保全名節。故梨園中人。咸呼高彩雲爲強盜屁精。唱武老生之李茂林。其妻戈氏。渾名白娘娘。李茂林病死。白娘娘卽再嫁高彩雲爲室。正式成婚。並非姘識。游戲報刊登白娘娘私姘和尚。爲高彩雲所見。持刀至

報館理論。幸周釗泉出爲調處。事始寢。於此可見其蠻橫已極。妓女顧彩林。夙與高彩雲相好。及顧彩林嫁金琴生爲妾。金琴生原營報關行生意。後以多財善賈。由商人而伍官場。卒因計擒范高頭。伏法。遭人暗殺。其納顧彩林也。猶未嶄然露頭角。顧彩林當賣笑生涯之際。人不敷出。日處窘鄉。高彩雲常常周濟其急。故顧彩林感激之甚。既嫁金琴生。不忘其舊。仍與高彩雲祕密往來。初尙藏頭露尾。繼則恩愛逾恆。明目張胆。高彩雲竟出入金琴生之家。毫無忌憚。時顧彩林與金琴生之大婦同居。已生男子。將匝歲。一日金琴生歸家。入顧彩林房內。適遇高彩雲。彩雲非但不懼。反厲聲以詈罵。繼更持刀拚命。脅迫將彩林歸其所。有金琴生因孤掌難鳴。恐遭其毒手。唯唯應命。顧彩林以所生之子。關

係天性。不忍離金氏。遂去。高彩雲又進迫一步。務須許彩林攜子同走。金琴生到此地步。忍無可忍。寧使櫻兒鋒以傷生命。卽狂呼救命。其大婦在別室。已備聞二彩之逼迫其夫。初以爲留珠去櫃。事亦極美。迨聞丈夫之大聲叫喊。恐釀鉅禍。急招呼鄰居及僕役。一闕至彩林房內。高彩雲見人多手衆。知事不妙。遂突圍逸去。金琴生驚魂甫定。忿不可遏。英國人喬西治。與之非凡投契。金琴生急覓喬西治。細述緣由。密商對付方法。喬西治以是可忍。孰不可忍。願出力援助。卽令金琴生據情向會審公堂及巡捕房控告。以鄰居與所雇車夫爲證人。喬西治向英領事及捕頭接洽。備述金琴生之被脅情形。翌日。巡捕房卽將高彩雲拘捕解訊。中西官會審之下。以中有隱情。不予深究。判高彩雲禁押西牢。

半年。期滿遞解回籍。是案高彩雲罪重罰輕。實邀天幸。詎知其同班之潘一樵。代抱不平。延請律師覆控。欲使高彩雲出罪。江蘇巡撫恩壽。經金琴生託人關說。札飭上海道台。照會租界領事。將此案提省。恩撫台以一介伶人。如此胆大妄爲。成何事體。高彩雲解省審訊。判決監禁十年。至顧彩林已生一男子。金琴生不忍其收監。求發棲流所留養。俟其實能改悔。再行收留。由本夫按月貼給膳費。高彩雲先禁吳縣獄中。後因有越獄嫌疑。改押崑山縣獄。監禁數年。忽然患病。渾身發腫。醫藥無效。遂死於崑山獄中。報由鄰封相驗。委係因病身死。飭其家屬收殮。其妻白娘娘。在上海聞信。趕赴崑山。將夫屍領出棺殮。歸葬於滬。此案若無潘一樵延請律師。半年即可出獄結案。何致瘦斃。真可謂愛之適以

害之。高彩雲案初起。好事之文人。敘其始末。編爲彈詞。名采采詞。金琴生逆料必有人編著。恐彰其醜。特請求巡捕房禁止。采采詞內容。據述高彩雲不但於顧彩林爲妓之時。竭力周濟。卽嫁金琴生以後。每月仍津貼若干。金琴生假作癡聾。置之不問。高彩雲之持刀逞兇。並非挾制恫嚇。以顧彩林由己出錢常包。金琴生向來知之。實忿其見而相逐。其然豈其然乎。高彩雲之門下周鳳文。有人詢之。答實有其事。然或弟爲師諱。但凡屬梨園中人。皆如是云云。此外淫伶之受法律裁判。又有霍春祥。春祥十三歲。卽出台於蘇州。唱小老生。並不佳妙。後搭上海天仙茶園。噪已失音。貌亦平常。而肌膚白皙。善於修飾。專以勾引婦女爲能事。然探其究竟。好色猶在其次。其宗旨實爲騙財。其生平並未接受鉅

數之包銀。而家中富埒王侯。其父霍克明。久不唱戲。儼然以老封翁自居。養尊處優。席豐履厚。皆其賢郎所攫取而來。故一任其子之胡爲。霍春祥在女子處。所得之財。以費七之妾最鉅。費七姑蘇望族。家資百萬。所納者。本金閨名妓。曰洪雙珠。日往戲園。與霍春祥眉挑目語。潛爲妍識。春祥自蘇遷滬。嗣復自滬移蘇。年已屆三旬。猶薰香傅粉。搔首弄姿。藉以取媚女客。日夜荒淫。致成痿症。而尙怙惡不悛。當搭班蘇州時。奔走權門。如憚姓沈姓費姓諸宦家。靡不時有其足跡。彼等喜霍春祥之善於逢迎。咸樂與之親近。殊不知其包藏禍心。毒過蜂蠆。其所演戲之館。必自備包廂。挨次輪請諸宦家姬妾。春祥偶串花旦。所穿之行頭。悉向各宦內眷借來。且又不自斂迹。誇耀同班以爲榮。同班羨極。生妬。羣

相譏誚。各宦家之主人。初則昏憤糊塗。任聽妾女之妄爲。繼而醜聲四播。勢已燎原。於是暗相集議。謂其始不能杜漸防微。其終必致蒙羞遺臭。故莠草不除。嘉禾不能長大。又因投鼠未免忌器。一經玷辱家聲。非西江水所可洗滌。乃相率密訴於當道。時平湖朱之榛字竹石。署理臬司。朱渺一目。故人皆呼爲朱瞎子。係著名江南能幹之吏。既知此事。飭傳霍春祥至署。當面問話。時春祥已略有所聞。卽遁之滬上。朱瞎子乃令家丁持名片。追蹤至上海。邀春祥。春祥以爲用名片而不是牌票。必無他虞。卽隨該家丁返蘇入署。朱瞎子一面將春祥軟禁。一面立傳蘇州府知府。長洲元。和吳縣三。知縣面諭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第五十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續卓識堪師

優孟衣冠劇可憐
情天恨海都成幻

如何風月占無邊
二子須教絕後先

第六十回

賽馬圍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

却說朱瞎子對於伶人霍春祥。主張嚴懲。卽傳蘇州一府三縣。到轅面論。諉稱撫憲交下。訪聞淫伶霍春祥。奸騙婦女。詐索錢財。務須懲一以儆百。著依照處治流氓。從重定罪。府縣當然遵諭辦理。卽將霍春祥交發審局。判決禁押流氓公所二十年。遠近傳聞。人心大快。聞彼同業中人。亦羣謂應得重辦。其父霍克明。不悟縱子爲非。反大罵官府懲辦爲冤枉。於是不吝資財。設法營救。以爲錢可通神。求北京大力者。致函蘇省當道。託爲轉圜。無如鐵案已定。礙難脫罪。直至民國光復。霍春祥始獲釋出。回復自由。此案雖不若楊月樓高彩雲之轟動一時。亦可謂伶

界之穢惡史。泰西各國視戲劇爲移風易俗之具。通儒碩彥不憚絞其腦汁。編成種種曲本。播緒絃管。現諸氍毹。使觀衆印入腦海。收潛移默化之功。厥功不在文字之下。清季以還。我國人士漸明此理。於是有改良舊劇之作。倡之者爲汪笑儂。繼起者爲夏氏昆季。排演節目頗多。宜雅宜俗。可泣可歌。而菊部子弟。卽一躍而尊稱爲藝員。於是伶人之程度日高。多自好之徒。不復從前之荒淫無度。記者以爲中國社會之進步。舍伶人外無可稱道。國人向視戲劇爲遊戲之端。未關教育。詎知外國講求通俗教育。以此爲第一件。泰東西各國人之遊戲。莫不寓深意其中。試觀西人於朋友歡聚之處。謂之總會。上海法蘭西總會。在公館馬路。英吉利則在福州路東首。每值安息之日。怒馬高車。如雲而至。簪

襦冠蓋。座上常盈。或打彈子。或鼓鋼琴。或淺斟低酌。或跳舞高歌。任意娛樂。毫無拘束。若華人之在滬者。雖亦有總會之組織。無非賭麻雀牌。九撲克搖寶。甚而叫妓女堂差。吸鴉片烟爲人人普通之習慣。同一娛樂品。其污穢孰甚。蓋莫不以金錢爲勝負。惟廣肇公所之俱樂部。尙有文明之遊戲。此外如一邱之貉。致爲東西洋各國所不齒焉。西人游戲之舉動。以外正多。最著名者爲賽馬。春秋佳日。旅滬西人。必羣赴所關賽馬場。卽俗呼跑馬廳。是場之廣可數里。內設木欄。分爲數圈。中央細草如茵。嫩碧可愛。爲拍球之所。外圈爲賽馬處。賽時或七八騎。或十餘騎。騎者各衣彩色之衣。勒馬立場之西北隅黑柱下。鈴響馬發。繞場疾走。以先至黑柱者爲勝。如是者三日。每日所賽次數。至少六七。多或十

次外。向例以星期一始。星期三終。休息二日。至星期六復賽。作跳浜之舉。浜累土爲之。闊約一丈。高約三尺。以馬能躍過者爲勝。西人視此舉。非常重要。開賽之日。海關郵局。上午祇辦公半日。下午均停止。勝負絕。鉅。惟華人例不得與賽。然而紅男綠女。華人觀賽者。舉國若狂。前者北里妓女。莫不鬻其恩客。在此三日內。糜費無限金錢。大出風頭。近二十年。此風稍稍陵替。直至民國十年左右。有華商之擁鉅資者。憤西人不許我與賽。爰鳩股創設公司。購地租界以外。闢跑馬場。稟請官廳立案。經之營之。成立華人賽馬之區。一在江灣。曰萬國體育會。一在引翔港。曰遠東運動場。其魄力之雄偉。實駕西人跑馬廳而上之。又西人有賽花之舉。每當春夏之交。或在英國領事衙門。或在南京路之市政廳。舉

行賽花會。羅海外之奇芳。助滬江之清興。每會定期二日。可以任人玩賞。惟入場必先納游資。其數番佛一尊。泰西士女。接袂連裾。盛裝而至。若華人眷屬。則偶一入之耳。花間復設有西樂一部。品紅評綠之餘。聆悅耳之音樂。益覺心曠神怡。惜乎西國名葩。嬌豔或過於華產。然有色無香。終不若中土所有。芬芳遍體。開而解語。以視城內豫園。每年春夏之交。有蘭花會。琪花瑤草。名貴非常。滬北徐氏雙清別墅。每年正月有梅花會。暗香疏影。古致盎然。九月有菊花會。芳菲萬本。列若屏風。彼西人視之。未免十分遜色。又有賽船。吾國自昔有龍舟之競渡。內地在三十年前。猶時舉行之。惟必在端陽節。相傳爲拯屈原也。上海黃浦江中。迄今有江北船。每年點綴一二。數載之後。恐不可再覩。惟外人之賽

船年盛一年。首行於黃浦江。後行於吳淞江西段。泊舟不多之處。近年必至崑山之青陽江。中國人士恆守閉關主義。以青陽江屬內地。非通商埠。故屢次與外人交涉。禁往賽船。然而禁者自禁。賽者自賽。其法用一小艇。以一人把舵。四人或八人蕩槳。輕捷如飛。船上國旗飄揚。其意甚得。先至植標處者爲勝。輸贏之鉅。不亞於賽馬。如有不善駕駛者。則衣履盡溼。岸上人則拍手姍笑。此亦最有益之遊戲法。未知吾國人亦有踵而行之之一日否。西人高尚之遊戲。猶有跳舞與跑冰兩種。跳舞之舉。吾國前未之有。近則風行一時。上海開跳舞場以營業者。幾與電影之日新月異相等。究其實際。悉爲勾引癡男怨女之媒介。敗俗傷風。莫此爲甚。西人不然。必開盛大之宴會。始一舉行跳舞。而作俑之始於

遊戲之中。寓尙武之意。蓋其初設布幔於廣場上。如營帳然。舞必以夜。燃燈千百盞。密若明星。燦如白晝。與會者皆窄袖短衣。取其便利。沿至今日。中國之跳舞者。試問其義安在。恐皆瞠目而不知所對。至跑冰亦西人行樂之一端。擇冬日嚴寒之時。空一室。沃水於地。水結冰則復沃。如是者數次。冰厚盈尺。乃穿鐵齒屐飛行其上。以迅速爲勝。其有足力不競者。跌扑於地。旁人皆拍手大笑。此項跑冰場。上海原祇一處。在虹口乍浦路後斯地。爲影戲院。卽移至虬江路。每晚士女聯翩而至者極夥。鱗鱗軋軋之聲。達於戶外。嗣因建築舞臺。再遷至虬江路之北。地隣鐵路。殊覺黑暗。出入多不便。故生涯一落千丈。後新世界以推廣遊戲起見。特設跑冰場於樓下。往試者非常擁擠。繼而大世界亦成之。惟沃

以水門汀與冰無少異。凡此種種。均西人所提倡。而吾國人亦步亦趨。無非爲牟利之計。但一經效顰。往往入於淫穢。豈華人真不如西人哉。一言以蔽之。無教育而已。上海租界。人烟之稠密。不可言喻。內地多一次亂事。則租界定增人口若干。多一地兵燹。則租界又增人口若干。所以前者。外人急欲將租界推廣。至再至三。幸國人明瞭大勢。衆志成城。爲政府後盾。故政府外交。得稍有進步。然外人以目的未達。心有所不甘。乃得寸進尺。不待吾國允許。擅向華界建築馬路多條。蓋外人政策。路線所經。卽在其治權範圍以內。浸假而釘門牌。站警察。來日方長。後患可慮。聞北市政。幸吾國先著祖鞭。否則早入外人版圖。今欲杜外人越界築路等陰謀。不得不先追述滿清政府。當時與之爭執詳情。光緒

帝三十四年。外務部接駐京英國公使照會。謂本年六月間。駐上海各國領事。照會兩江總督。將租界北綫。展至滬甯鐵路爲止。擬展之地。雖有華工部局。（指開北巡警局）管理警察衛生各事。無不因陋就簡。二十五年。推廣租界時。本擬將是處包括界內。前督恐車站包入。因寶山境內租界事未議妥。故未允辦。今租界北至鐵路。幾成爲洋商圈地。新界亦不包車站。而江督復稱二十五年推廣之舉。爲永不再展之意。寶山非通商口岸。未便包入租界。警察衛生各事。將來必漸完全等因。本大臣以此事關係重大。未便就此抹倒。春間本大臣過滬時。更躬往查閱。極知華工部局腐敗各節。且此等事件。每每在外交涉。不足以證貴王大臣輯睦之誼等語。外務部接准此項照會。並未詳查檔案。卽照

錄來文。電詢兩江總督。略謂此事案准貴督咨部。現在如何情形。前次展界案內。有無不得再展明文。希即查復。以憑核復。英公使云云。並謂該處警察衛生各事。應亟飭巡警局。認真整頓。旋接江督覆電。略謂前據上海領袖領事照請。將公共租界北面。推廣至鐵路軌道爲止。當以上海租界。本極廣闊。二十五年。劉大臣核准。由中國自行推廣公共租界二萬一千五百餘畝。較原定英美租界。幾增兩倍。其所以格外從寬者。原欲一勞永逸。後此不必再展。不謂今甫數年。界內空地尙多。又復稱益。現新舊租界。共三萬二千一百餘畝。無論日後洋商如何加增。斷無不敷之理。所請推廣之地。以租界與鐵路中間所夾之一段。劉大臣所堅持未允者。該處在寶山縣境。非約開之口岸。洋商在彼租地。本係

通融辦理。豈能據以爲例。遂請展拓。且寶山縣已在吳淞自開商埠。儘可在彼借用等語。切實駁復在案。奉電前因。查前次展界。經劉大臣飭上海道李光久。作爲自行推廣。權操自我。與各領事商定界址。並未另立新章與合同。其往來函牘中。雖未切實聲明。以後不得再展。惟其時爭論兩年。堅不允寶山境地。劃入租界。則不可再展之意。甚爲明顯。惟工部局久涎此地。上年擅填上寶交界之川虹浜。私拔界石。飭由上海道屢與交涉未了。八月中。曾咨達鈞部。現在英使續請。蓋欲抵制前案。務求鈞部力爲主持。除抄來信件照會。另函奉達。並飭將警察衛生認真整頓外。謹先電復。越數日。江督又續電外部。內稱飭據上海蔡道電復。英使所藉口者。不外警局腐敗。遇事在外交涉。及洋商租地兩端。不

知南北市與租界毗連處甚多。南市及西門外警察從未與法界巡捕齟齬。同一自辦之警察。何以閘北獨屢有衝突。此中交涉複雜原因。究由洋商抑由華警。不難立判。況自汪道瑞闖晉京後。職道督飭員司認真整理。凡事和平處置。迄今汪道回差。亦仍守和平主義。不事激烈。謂爲腐敗。毋乃太甚。卽以洋商租地論。其拓界內未用之地。固多荒僻。西報嘗論其荒蕪不治。專肆意於界外營求。斥爲無理。可見公道在人。且新閘橋南毗連租界。如梵王渡等處。歷以洋局昔年在彼圍築馬路。華局未經設巡。可供洋商租用之地尤廣。如謂華局衛生等事欠妥。何以西人不擇居於未設華局地方。而欲擇居於衛生欠妥之處。雖愚當不出此。况中國有保護洋商之責。閘北華界設巡。又爲地方應辦之事。無

論租界處於何等地位。中國總不能不自設巡警。即有事不能不與洋商交涉。又豈能因藉口華局腐敗一語。一概抹倒。至寶山縣地。非約開口岸。從前洋商借作靶子場。即今北四川路。一名靶子路。曾由黃前道與英總領事韓君哲君立約訂明。特別通融。此後不得爲例。本成鐵案。後雖經劉前憲准照租定雜居。亦議定由寶山縣給契。不給道契。以示區別。其謂當時不允包括界內。實與立約原案之意相符等情。當由外部據情酌覆英使。當時拒絕滬甯車站之不劃入租界。其情節如此。自立江甯條約。外人相偕而至。經營租界。在當時定議之初。並不即名爲租界。不過滿清政府劃定一地。准外人於此地內租地建屋耳。故租界之租字。係租地之租字。移換而來。自太阿倒持。此劃定之界內。一切統

治權漸漸放棄。於是外人始組織工部局。以管理市政。設立巡捕房。以總持警政。而商埠之上海。乃成爲租界之上海矣。觀法大馬路。名公館馬路。則以通領事署在此馬路中而名。而當時之領事署。不自居於衙門可知。巡捕房普通稱之曰行。四馬路之巡捕房。稱老行。大馬路之巡捕房。稱新行。行乃買賣交易之名。則當時巡捕房。亦不列於衙門矣。撫今追昔。孰爲爲之。豈不可慨。夫租界之租字。本由租地之租字。影射而成。譬之我准外人於此地寄居。（華洋雜居之制。至今尙未頒行。）外人卽視此地爲彼有。彼之侵占。我之放棄。前已言之矣。今洋文之公共租界。爲公共殖民地。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彼之市鄉。我中國人仍茫然無所知。辛亥年九月。上海光復。工部局發貼告示。大書特書曰。各國駐

滬公地則悍然將租字刪去矣。今則卽我華人自稱間亦省字作法界英界云云。與天津之人力車夫所稱之法國地英國地等同一自甘奴隸之口吻。此事始則我國僅認彼於某地界內有租住之權。而彼則強名之曰租界。今則我欲名之曰租界。而彼且駸駸焉名之曰彼之公地。及彼之市鄉矣。傳所謂得寸進尺者非耶。上海自有租界種種罪惡。於焉叢集。而人海之區。卓卓可傳之奇材。亦不在少數。辛亥之秋。革命軍起。清社遂屋。軼聞不可勝紀。有因極微細之端。幾致釀成鉅禍者。而名目之怪誕。亦令人咋舌不止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。

無。限。英。雄。化。劫。灰。

百。年。華。屋。幾。蒿。萊。

三。更。月。冷。鷓。啼。急。

塵。夢。何。時。始。醒。來。

第六十回 賽馬鬪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

